

四書新編

江希張
編註

論語

經典

43

四書新編正誤表

書名	頁數	行數	誤	正
序言	一	八	辨	辨
序言	一二	七	岐	歧
例言	五	八	類	類
例言	七	四	僭	僭
論語	一六	十	存常	常存
論語	一六	十一	一權	以權
論語	五五	五左	道	這
論語	五七	四左	刃	匡
論語	五七	五右	匡	匡
論語	六九	五	辨	辨
論語	一六	八	于	子

序言

一

人生本來是應當快樂的。有父子卽有父子之樂，有夫婦卽有夫婦之樂，有兄弟卽有兄弟之樂，有朋友卽有朋友之樂；奈事實上竟多不然，家庭社會處處皆是煩惱，有父不慈，有子不孝，夫婦相怨惡，兄弟不友愛，朋友無信義，使我們不禁自問：人生何以如此的痛苦？世路何以如此的崎嶇？至終我們纔漸漸的覺悟了，根本的原因，是在我們不知「爲人之道。」

我們的國家本來是應當富強的；地不是不大，物不是不博，人民不是不衆；具有一切富強的條件，然何以有如此貧弱的今日？如說是因爲政治，則政治何以不能改良？如說是因爲經濟，則經濟何以沒有辦法？如說是因爲教育，則教育何以不能振興？如說是因爲實業，則實業何以不能發達？世界上各種的政制，我們本可以隨意的採用；世界上各種的技術，我們本可以盡量的輸入；然數十年來，一切無成，反而貧弱益甚，危亡日急者，其中必有

一個根本的問題。至終我們纔漸漸的覺悟了，知此根本問題，乃是人心的問題。

世界本來是應當平安的。現在生產既已過剩了，物質並非缺乏了，然而爲何經濟反如此的恐慌？戰禍反如此的迫切？至終我們纔漸漸的覺悟了，知道世界的根本問題，不是人與物之間的問題，而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人窮則返本，」受了困厄危難，然後覺悟；我們如欲返求這一切的根本，則請平心靜氣的讀這四書。

二

「爲人之道，」我們本來「須臾不可離，」「日用而不知，」但是又萬不可不知，因爲「順之則昌，違之則亡，」不知爲人之道而爲人，如同閉着眼睛走路，偶合於正路的時候少，而跌蹶陷溺的時候多，我們常感覺世路的崎嶇，人生的痛苦；其實世路何嘗崎嶇？人生何必痛苦？只是我們舍正路而不由，自尋其苦惱而已！

我們對於自己的幸福，或自己的生存，如何可以輕視！更如何可以敵視！聖人是我們

的先知先覺，要引導我們行人生的正路，並不是壓迫殘害我們的暴君，聖人之教衆人，如同父母之教子女，並非欲拂其心，逆其性，好其所惡，而惡其所好，只是欲其免於痛苦傷亡，而能存立於世界之間耳！

所以必教人以「爲人之道」者，因爲生物之初，係由禽獸漸進而爲人類；人類之初，係由野蠻漸進而爲文明；人生之初，係由嬰兒漸進而爲成人，然所謂進化，究竟不能均勻，不能完全，是以卽吾人今日，仍有禽獸，野蠻，嬰兒之遺性，未能盡化，「爲人之道」卽求所以異於禽獸，所以脫於野蠻，所以進爲成人也。

不如此則我們不能自存，因爲世界演進不止，變化不已，我們如不「自強不息」而與之俱進，則自然日趨於衰弱滅亡；且說以世界之大，生存於其間者，非獨一人一族，倘吾人之程度常等於禽獸野人與嬰兒，則勢必受他人他族之宰割征服與欺弄也。

然所謂進化者，根本全在精神；物質是其結果，精神是其原動；物質是人所造成，精神乃人之主宰；精神進化，物質必隨之而進；精神不進化，則雖取得他人之物質，亦不能運用，不能享受；譬如禽獸野人與嬰兒，雖與之二十世紀的文明，亦不能一朝居也！

三

我們國人素以精神文明自詡於世，而不知我們的精神實衰頹已極，我們自詡爲禮義之邦，而現在我們的道德程度，竟遠在他國人民之下；真所謂「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孟子說「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猶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如恥之莫如爲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沒有禮義廉恥，卽須爲亡國奴；不欲人亡我之國而以我爲奴，則自己先須有立身立國之道；「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醉而強酒」；「惡濕而居下」，所以說「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這卽是我們國家的現狀！「詩曰：天之方蹶，無然泄泄。」我們今日提倡道德，救正人心，已不可稍緩，不容再泄泄沓沓了！

李二曲說：「天下大根本，人心而已矣！大肯綮，提起天下之人心而已矣！是故天下治亂視人心，人心邪正視學術；而學術之正，則自生民以來，未有正於孔子者也！所以我們不覺悟則已，偷如覺悟，則必反求孔子之道。」

或有人說，我國有孔子，而貧弱如此，其如此貧弱，正是孔子之罪。爲此論者，真是完全忘却世間之有歷史。我國之有孔教，非自晚清始；兩漢以來，不乏盛世，孔教固在也！漢時孔教昌明，經學極盛；而是時政治之良風化之美，亦爲三代而後之所無，外則平諸越定西南，伐匈奴，揚威西域；匈奴西域之人爲我所擊，展轉逐奔，其波瀾直達於東西兩歐，是時我民族一舉足而震撼世界，亦云盛矣！何能祇見晚清之衰，而歸罪於孔子？

有孔子之道而不用，或誤用，則又何怪於國家之衰弱！孔子雖生於中國，而我們現在的一切作爲，却處處與之相反，如此豈但要衰弱，而且要滅亡！有人對孟子說：「魯繆公之時，公儀子爲政，子柳子思爲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孟子說：「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與！」

我們有廣大的土地，無窮的富源，四萬萬的民衆，而不能富強者，以地利未充分開發，

人民未充分工作故也；我們有偉大的聖人，而未能富強者，以其教化未昌明故也；因為未開發，所以地大更易於分崩，物博無濟於破產；因為未昌明，所以雖有聖人之教，而不免於道德之淪亡；若以我們今日的貧弱，而證孔教之無益於國，是猶以此證地大物博之無益於國也。

地大物博，究竟是我們中國物質方面無窮的寶藏；而孔子之道，是我們中國精神方面無窮的寶藏；倘我們能從此努力開發，——開發數千年來之所未開發——則前途何可限量！歐洲復興是返取希臘先哲的精神，以發揚光大，不數世紀，便放了異彩；我們如欲復興，亦須返取孔孟先聖的精神，以發揚光大，不久當亦可大放光明於世界矣！

近人諱言「復古」，實因誤解「復古」二字之意義；現代西方的文明，起於「文藝復興」，而「文藝復興」，即名曰「復古」；名曰復古，實是維新；譬如我們少年時代，本來生氣勃勃，但以後有一時期，忽然怠惰消沉，繼此又有數年則流浪放蕩，現在經過了大的懲創，漸又覺悟，於是立志恢復少年時努力的精神，這即謂之曰「復古」，豈是說「退化」呢？以一民族而言，所謂古代，正是少年的時代；我們中國是一個古國，但我們決不可自甘

於日就衰頹而至老死！「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我們盍亦力行先聖之道，亦以新我們之國！

一個民族若喪失其精神，真是最可悲觀的事，所以說「哀莫大於心死」，只物質不及人，尙未必滅亡；（況說如有其精神，則物質亦決不至落後。）試觀中外古今的歷史，凡亡國敗家者，莫不因精神渙散，生氣消沉，政教廢弛，道德淪亡，於是內亂起而外侮至；即以我們目前而論，物質雖不如人，然倘我全國上下，皆有偉大的精神，高尚的人格，政治清明，民氣振作，精誠團結，奮發有爲，則外患雖嚴重如此，亦尙不無挽救之望也。

或有人說：有了物質然後能有精神；生活好了，道德自然即好；「衣食足然後知榮辱，」所以我們中國最迫切的問題，還是經濟問題，而尙談不到道德問題，不知道德並不是奢侈品，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之事，何待富而後能爲？試看歷代亡國敗家的昏君亂臣，皆窮極淫奢，何嘗是沒有衣食，如說生活好了，道德自然就好，則季氏富於周公，其道德何以不賢於堯舜？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居陋巷，何以不失爲聖賢？孟子說：「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千乘百乘之家，不爲不富了！生活不是不好

了！然而「不奪不蹙」者，正因為「後義而先利」耳！

自古國有道則民生富足，國無道則民生塗炭；我們今日正因道德淪亡，所以凡百事業，俱皆腐敗；國家社會，一切破產；今日之事，萬不可再倒因為果；如此人不人，國不國，即有生計，亦不能保全；所謂「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況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國家社會愈窮，愈需用道德維繫；否則愈窮愈亂，愈亂愈窮，而永無治安富強之日矣！

我們的國家究竟何以至此？今後生死存亡的關鍵，究竟何在？我們試平心靜氣的一想，不能不承認是人心問題、道德的問題；然則如欲救國，不可不先提倡道德，救正人心。

四

惟孔子之道，可以調和國家主義與世界主義，此二者在人類的心中，時相衝突，時相矛盾；我們每見戰爭流血之慘，則深感國家主義為害之烈；每受異族欺凌之辱，則又感國家主義之終不可泯；蓋人類一體，本不應分界限，然既有界限，又非一時所能除；我們如只愛己國，則違於真理；如兼愛世界，則違於實情；所以雖有智者於此，亦覺無所適從。

孔子之道，則以恕爲本，推己以及人，由近而及遠，所以濬湫之義，先是「內其國而外諸夏」，然後「內諸夏而外夷狄」，然後「天下遠近大小若一」，順人情之自然，隨天時之所宜；譬如現時國界猶未打破，人類進化未齊，我不犯人，人未必不犯我；如無國家之觀念，則不能團結以自存；但是雖以國家爲根據，而向大同以日進，俟進至大同之世，再去國家之界，故孔子之道，謂之「時中」。

我們現在國家如此的貧弱，國人如此的痛苦，當然不可捨而不救，反去愛人之國；及至我們國家已進至與他國平等的地位，然後我們纔有講世界主義的資格；所以大學之道，先治其國，然後平天下；「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孔子之道，使人愛己之國，而不害人之國；不違國界的實情，而漸達大同之理想；使世界不斷的進化，而免去流血的慘劇；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所以終必洋溢乎中國，而大行於世界。

現在世界的大問題，全是人與人之間的問題；而孔子之道，卽是人與人相處之道；近世科學昌明，人類能力日增；洪水猛獸，已不足爲我們的大敵；物質供給，亦不足爲我們所

過慮；人類唯一的危機，祇在人類自身；因為如不得相處之道，而自相殘殺，則可以自取滅亡；自然界之征服，究竟較易；而人心之征服，則難乎其難耳！

凡一種生物，如其能力發達，則其善性亦須隨之發達，蓋所謂能力者，兼能建設與破壞也。善性之控制人身，如人之控制機械；我們試設想人類之力，忽不足以控制現世之機械，而任其自動橫行，則吾人尚有嗚類否？前次歐戰，可以充分表現人類之危機；有識之士，均感覺現世人類能力之發達，過於其善性之發達；自相殘殺之法，愈演愈烈；方來之大戰，其為禍尚不知何如也！

欲救正人心，發展人性，則惟有孔子之道；因為世界現有之宗教，多基於禍福神怪之說，今科學昌明，已使之根本動搖，而日漸衰滅；孔子之道，則本於人之天性，所以根本穩固，而必日漸昌明；他種哲學，多激於一時的環境，而各有所偏，嗣後時過境遷，則當然衰滅；孔子之道，則大中至正，不偏不倚，故可為經常的法則；他種的治術，多憑藉政刑，而孔子之道，則注重德禮，所以不但限人以最低限度，而且率人不斷的升高；不但治其表面，而要治其根本；不但治其當然，而要治其所以然；不但使人服從，而要使人自得。

譬如他種宗教，多藉天神的誠命，以爲信條；而以天堂地獄之說，爲其後盾；是其使人爲善，仍須恃外力之利誘威迫；人如可以外力之利誘威迫而爲善，則當然亦可以外力之利誘威迫而爲惡；如此則終不能使人有人格，終是「免而無恥」；而天下國家之亂，正在人之可以受利誘受威迫也！孔子之道，則在發展人自有之善性，固有之善心，使人「明乎善，誠乎身」；自悟而知真理，自動而行正路；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蓋其自有人格，而非外力使然；不如此則人類終非真正進化，世界終不能根本平安也。

立教而不根據於人性，不切合於人情，則非賴鬼神之說，不能以自存；譬如墨子之道，「其行難爲，反天下之心」，所以必藉「天志」「明鬼」，以爲後援；而孔子之道，則無須有此也；墨家有所謂「巨子」，蓋以其道非經常之道，故必有宗教之組織；而孔子之道，則無須有此也；故曰「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科學之征服物質，是先順從物質之本性，而後能使物質服從；聖人之治人，亦必先順從人之本性，而後能使人服從；所謂「聖人學於衆人」，「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

孔子先得人心之所同然，故其道之悅人心，猶芻豢之悅人口；其所以必得最後之勝利，而徧行於世界者，以其立教順天下之心也。

孔子之道，包羅萬有，超越一切，可以代宗教，而並非宗教，可以作哲學，而並非哲學；謂之「孔教」，則恐與宗教之「教」字相混；謂之「孔道」，則恐與道家之「道」字相混；謂之「孔學」，則又非世俗之所謂「學」，真是「大哉孔子！民無德而稱焉」、「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現今宗教衰微，哲學分歧；一般人醉生夢死，不自知其所之，整個的世界，如一無心的人；生活而沒有主宰，進行而沒有目的；其危險有如盲人瞎馬，夜臨深淵；有如睡中起走，入於鬧市；所謂「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今如欲求世界之心，則必求之於孔子之道；因為先得此心者，惟我孔子而已！

五

孔子之道，在於四書六經；而四書尤為重要，因為四書是根本的原則，如同提鍊出來

的精華，所以不限於時代，不限於地域；行諸百世而不易，推諸四海而皆準；六經是以此原則與精神，寓諸實事之中，雖然深切著明，然既爲實事，則不免有時代地域之限；譬如詩雖蘊藏無量精義，然現時的社會情形，已與上古迥異；外國的社會情形，又與中國不同，卽山川草木鳥獸之名，亦隨時隨地而異，譬如書孔子之時，祇及於東周；而當時的天下，亦祇限於東亞，我們生今之世，凡中外古今的文學，皆可爲「詩」；中外古今的歷史，皆可爲「書」；典籍不止六經，學術不止六藝；一切的範圍，皆推廣多多了，我們只須本孔子的原則，以爲取舍；本孔子的精神，以去學習而已！

所以欲讀他書，先須讀此四書；他書可以不讀，而四書不可不讀；這是我們爲人爲學的根本，救國救世的利器；惟此四書，可使我們人生快樂，國家盛強，世界平安！

例言

(甲) 編註主旨

(一) 四書是無論何人，不可不讀的！無論人的年齡如何，無論人的職業如何，無論人的學問如何；從青年以至於老人，從農工商人，以至於政治領袖，從小學生以至於大學者，凡是一個人，即不可不讀！蓋四書之爲書，本非爲少數的人，而是爲一切的人，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我們註解四書，也應尊重這個原則；務使初學不感艱深，成人亦不感乾燥；使一切的人，皆能讀而樂讀。

(二) 四書重在實用，不在空言；重在精神，不在字句；奈自漢以來，治經者多沉溺於訓詁辭章，而忘其本來的用途；所以有人批評說「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古人立教，最怕後人「懷其文而忘其用。」以至「以文害用。」從前楚王會問墨者田鳩說：「墨子者，顯

學也，其言多而不辯何也？」田鳩說：「昔秦伯嫁女於晉公子，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媵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墨子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而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我們註解四書，也應尊重古人的本心，而力免後世的流弊。

(三) 經書雖極重要，但不可專以爲事；譬如飲食雖極重要，但不可專以飲食爲事；古人以耕種之暇，三年而通一經；後世則註疏日益繁重，「釋」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使人卽專以治經爲事，終身尙不能畢；所謂「青年授簡，白首窮經而未之能通；於是弱者中廢，悍者反攻，」經學之衰，此爲一大原因；我們生今之世，人事日繁，閒暇日少，繁重如此，則通經者，將絕跡矣！孟子說：「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孔子說：「以約失之者鮮矣！」我們註解四書，也應尊重這個原則，力求簡明，力避繁重。

(四) 經是爲人而作，人非爲經而生；經所以爲人用，不可以人殉乎經；奈後世解經者，不引經以合於人生日用，反離人生日用而高談玄理；所謂「齊逞臆見，專事口舌；又不降心將人情物理，平居處世點勘離合；說者自說，事者自事，終爲兩段；卽有好議，美聽而已矣！……何補於國，何益於家，何關於政事，何益於民生？」中庸說：「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

非道也。」又說「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我們註解四書，也應尊重這個原則，爲人而解經，非爲經而解經。

(五) 後儒解經，常偏重一部的理論，而失其全體的均衡；失其均衡，則失其真像；譬如我們畫人的圖像，如五官四肢，不合比例，則如何能似其本人？後儒偏重經書之一二言，而附會之，是猶作帝堯之傳，而專言丹朱之不肖，令人看去，覺堯不過一不肖子之父而已，失真何甚於是！所以我們編註四書，應使其全部勻稱，不可偏重。

(六) 後儒解經，愈受了他家學說的影響，愈不肯明引他家的言論，所以一面失了互相發明之利，一面生出曲解立異之弊；他們動輒斥人「入於二氏」，其實若是真理，則「入於二氏」又何妨！不能因他人曾說二加二是四，我們即須說二加二是五！墨子與程子辯稱於孔子，程子說：「非儒，何故稱於孔子也？」墨子說：「是亦當而不可易者也。今鳥聞熱早之憂，則高；魚聞熱旱之憂，則下；當此雖禹湯爲之謀，必不能易矣！鳥魚可謂愚矣，禹湯猶云因焉，今翟曾無稱於孔子乎！」孔子亦說「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我們註解四書，亦應尊重此種原則，融會貫通中外古今的一切學說，而不存門戶之見。

(七) 真理正道雖萬世不易，而名物制度，則今古絕殊；我們現在所取於四書的，是其不易之道；至於今日已不適用的名物制度，則並無注意的必要；奈清儒治經，反專講此應捨的部分，固然他們考古的功績，亦不可掩沒；然考古豈是人人所必爲之事？以此而爲經學，直使聖人的眞道，沉於深淵，積壓於萬仞的淤泥淤沙之下，博學之士，或尙可墜而見之，而一般民衆，則無由識其眞面目矣。所以我們註解四書，不應注重名物制度的考據，而應求先聖立言的用意。

(八) 四書除非使人人能讀，則其價值全失；譬如我們必使人人皆有飯吃，然後國家能治安；如只供少數的人以極精細的飲饌，而使大多數人，皆無力吃飯，豈是治國之道？譬如體育運動的意義，在能養成一個健康強壯的民族，若使國內只有少數的人，以運動爲職業，而大多數國民皆不能受體育之賜，而病弱衰頹，則又有何用處？所以我們註解四書，亦應力避專門化，而力求普及。

(九) 梁任公批評清儒的註經說，「講得越精細，越繁重，越令人頭痛，結果還是供極少數人玩弄光景之具，豈非愈尊經而經愈遭殃嗎？依我看：這種成績，只好存起來算做一代

學術的掌故，將來有專門篤嗜此學之人，供他們以極豐富的參考；至於整理經學，還要重新闢一條路，令應讀之經（非全數都應讀）人人能讀，而且樂讀。我雖然還沒有具體方法，但大概在用簡明的方法，釋其文句；而用有趣味有組織的方法，發明其義理。」這一段話正合我們編註的主旨。

(乙) 編輯方法

(一) 四書以本係雜記，其分篇者亦毫無標準，毫無原則，讀者每苦其紛綸散亂，無頭緒可尋；況說古來傳本，原不盡同；後人竄亂，亦所難免；我們今日除對其微言大義，應該尊重外，對其章篇次序，不必固執其不可侵犯的觀念，而應依其自然的分類，加以合理的整理；使之有一貫的系統，完備的組織；使之便於誦讀記憶，便於了解領悟，便於研究參考，便於揣摩思想。

(二) 但分析與組織，須因本書的自然；四書之爲書，本是獨成一類，其性質與作用，與近代的哲學書籍，根本不同；若襲取此等書籍的範圍篇目，而將四書的言詞強填其中，則直

是「削足適履」，所以我們於整理之間，決不可失其固有的性質，與本來的作用；否則不但非所以昌明之，實所以戕賊之！

(三) 經文分類，不能按文字的表面，而須按立言的用意；倘以凡有某字之諸章，即列爲一類；則大誤特誤，因爲一章之中雖有此字，或正是藉以講明另一問題，雖無此字，或正是講的此字，所以我們須要分析的，是先聖的心理，而非經書的文字。

(四) 不但分類，尙須使之連貫；因爲若將凡關於一事的文字，雜然並陳，而無先後次序，則直成了「成語辭典」或「格言聯璧」，既不能有所發明，又使其毫無意味；所以我們應尋出經文相連的路線，而導引讀者思想不斷的前進。

(五) 舊有的篇名，係後人強取句首數字以爲名，如「學而」「述而」「雍也」「子罕」之類，不但不足以代表全篇的內容，而且毫無意義，我們現在按全篇全章的要旨，爲另定適當的題目，可使讀者提綱挈領，一目了然。

(六) 本編對於經文，絕對尊重，除古今公認之少數錯字錯簡外，一字未敢妄改，所錄經文，皆以舊本之「章」爲本位，絕無割裂湊合，「斷章取義」之處。

(七) 本編以欲求普及，故盡力縮編，以免讀者望洋興歎。(大學中庸，則以篇幅本來即少，故錄全文) 但自信四書要義宏旨，遺漏無多；其未錄部分，或係因其前後重複，或係真偽可疑，或係後人誤加，或係意義無考，或係關於古時制度，及古人之軼事末行，無關現代生活；間有少數雜散言論，本編既有一定系統，對此只好缺略，並非敢僭妄刪書亂經。好在舊本具在，讀者倘欲取閱，不難隨處覓得。況語云：「半部論語可以治天下。」一句經書，可以終身奉行不盡。」吾人倘能熟讀深思，徹悟篤行，決不患本編所錄之不全也。

(丙) 註釋方法

(一) 本編爲便利初學起見，凡稍難懂的字，皆加以簡明的解釋，又以文言究竟不如白話易懂，四書又係較古的文字，古時沒有近代這樣抄寫印刷的便利，記在竹簡之上，自然不得不用極簡短的句法，本編現將經文逐節譯成現行的白話，附於其下，雖係初學，亦決不至不懂。

(二) 初學念四書，最感困難的，便是字音；有的因爲是不常見的字，有的字是不應讀常

用的音，所以或是念不出來，或是念的不對，由是而增加誦讀的困難，減少念書的興趣，失去應用的便利，本編對於稍難讀的字，皆以常用之字爲之註音，務求減少初學之困難。

(三) 千百年來，四書已經多人註疏，但有的地方，至今仍是疑問；有的地方，至今仍被誤解；本編註解，以力之所及，務求正確，對於前人的誤解，凡可證明者，皆即改正，凡與前人解釋不同，而無法證明誰是者，即一並註明，以待研究。

(四) 四書的微言大義，有待於統論與分析，發揮與闡明，本編於註解字句之外，另有論說，以爲經文的托襯，意在說明先聖立言的宗旨，及其對於吾人關係之重要。

(五) 此項論說，或附於經文之前，以提出問題，而作爲引論；或加於經文之間，以承上接下，而聯絡全文；或附於經文之後，以申述要旨，而作爲結論；但特別注重「先解後證」之法，即置解說於經文之前，以爲先驅，使人對一問題，先自思索；而後證諸經文，惟有如此，始能覺聖人先得我心，始能有深刻印象，始能自得其道。

四書新編目錄

論語新編

第一篇 爲人(上)

第一章	忠恕	一
第二章	仁智	六
第三章	孝弟	一三
第四章	忠信	一八
第五章	禮義	二一
第六章	廉恥	二七
第七章	恭敬	三二
第八章	謙讓	三七

目錄

一

第九章 勇毅……………四〇

第十章 中正……………四四

第二篇 爲人（下）

第一章 改過……………五一

第二章 立功……………五四

第三章 親賢……………五八

第四章 惡僞……………六一

第五章 知人……………六四

第六章 求己……………六七

第七章 保身……………六九

第八章 樂道……………七二

第九章 躬行……………七六

第十章 君子……………七九

第三篇 爲學

第一章 好學（上）……………八五

第二章 好學（下）……………八九

第三章 慎思……………九二

第四章 一貫……………九五

第五章 求實……………九八

第六章 守常……………一〇一

第七章 有恒……………一〇四

第四篇 爲政

第一章 愛民……………一〇七

第二章 教民……………一一一

第三章 正己……………一一四

第四章 舉賢……………一一八

第五章 求治……………一二一

第六章 定亂……………一二四

第七章 禮樂……………一二七

第八章 大同……………一三三

第五篇 模範

第一章 孔子之爲人……………一三九

第二章 孔子之爲學……………一四四

第三章 孔子之爲政……………一四八

第四章 孔子之設教……………一五四

第五章 孔子之弟子……………一六〇

第六章 孔子之毀譽……………一六六

論語新編

第一篇 爲人（上）

第一章 忠恕

我們爲人沒有至簡至易的原則？善惡有沒有一定的標準？世界上有沒有一真正的是非？一切的道德倫理以甚麼爲根據？這個問題，古今中外的教育家、哲學家、宗教家，無不力求解答；即我們平常人，無論智愚賢否，都時常發生這個疑問，而去思想；因爲此而不知，即無法決定我們的行爲。然而只有孔子，給了我們一個明白而正確的答覆。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子貢是孔子的學生，姓端木，名賜，字子貢。一言是一個字，終身是一生，恕是推自己的心以及他人，施是行或是加。子貢問孔子說：「有一個字，而可以終身奉行的嗎？」孔子說：「就是『恕』吧！自己所不願欲的，不要施行於他人。」



這不是一人的武斷，也不是天神的誡命，只是人與人之間自然演出的法則。孟子說：「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大學上說：「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曾子說：「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所以我們爲善，非僅爲人，正是爲己。也用不着天堂與地獄之說，也用不着義務與動機之論，祇是一個「恕」字就够了。

「恕」不但是「原理」，而且是「方法」。人與人之間，有父子兄弟朋友的关系，我們怎樣待他們呢？於是我們就應用「恕」的方法。「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弟以事兄，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如此作去，無論對何人，無論對何事，無時無處行不通，所以有以下的話：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是曾子的名，他是孔子的學生，實是通，唯是答應之辭，忠是盡上自己的誠心。孔子說：「參啊

！我的道理，是有一個原則以貫通一切的。」曾子說：「是！」孔子出去了，學生們問曾子說：「夫子說的甚麼呢？」曾子說：「夫子的道，無非忠恕就是了！」

孔子之道，本是極簡易，極平常，而後人矜奇好異，對於「一貫」二字，疑其中另有神秘，反不甚注意上下文，甚至疑曾子解釋未盡。不知以曾子性格之誠篤，「一日三省吾身」，唯恐爲人謀而不忠，如何能敷衍了事？那還算「誨人不倦」嗎？其實「忠恕」就是孔子一切學說的起點，整個系統的中心。人與人相處之道，（卽孔子所講的人道）只是推己以及人；我們自己欲生，故見他人之將死，就有惻隱之心。韓詩外傳說：「己惡饑寒焉，則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惡勞苦焉，則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惡衰乏焉，則知天下之欲富足也；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孟子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老安少懷」的大同世界，亦不過此「恕」字之推演而已。

「恕」有自然的次序：既由己推人，所以是由近及遠，所以由「身」而至於「家」，由「家」而至於「國」，由「國」而至於「天下」，順事物之「本末始終」，這就是大學之道。

「恕」又是自然的節制：譬如愛國而有恕，則不致侵略他人之國；利己而有恕，則

不致損害他人之身，故可免「過與不及」，這就是中庸之道。

細看一部《四書》，處處都是「忠恕」之道，這點簡易平常的道理，却是無窮無盡。「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所以孔子不肯輕易許人，請看下面這一節：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

非爾所及也。

子貢說：「凡我所不願他人對我作的事，我也不願對他人作。」孔子說：「賜啊！這不是你能作的到的。」

由此可見「恕」字，不但不能否認，並且不容輕視。有人說：「恕道亦不能無弊。」因為人的好惡不齊，譬如我不愛聽音樂，遂也不許他人聽音樂；我願為僧，亦令他人也都為僧，那就不好了。「不知「恕」者，不施己所不欲於人而已，並不禁人之所欲，亦不強施人之所不欲，因為我不願人犯我的自由，當然亦不犯人的自由。所以恕道是絕對的圓滿，決無弊病，是萬古不易的道理，而不能推翻的。」墨子亦曰：「愛人者人必從而愛之，利人者人必從而利之；惡人者人必從而惡之，害人者人必從而害之。」耶教中亦有類似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話，西哲康德亦說：「吾人對於其事是否正當之問題，若願得確實之答案，其便捷無訛之法，莫如反躬自省。」荀子說：「聖人者，以己度人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戴東原說：「凡有所施於人，反躬而靜思之，人以此施於我，我能受之乎？」王心齋說：「能愛人敬人，則人必愛我敬我而身安矣。」即我們普通人，亦常如此想；但或不知此即一切道德之根本，孔子道統之中心耳。

第二章 仁智

以愛自己的心，推而愛人，即是「仁」。孟子說：「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恕本是一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

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堯，舜，是古代的聖王。子貢說：「如有人能廣施福利於人民，並能救濟大衆的患難，這人怎樣呢？」

能稱爲仁嗎？」孔子說：「豈但是仁，必然是聖人了吧！即是堯，舜，他必以爲難作到吧！」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

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所謂仁人，自己願欲存立，也使他人能存立；自己欲發達，也使他人能發達；

能以自己爲比喻，就是仁的法則了。」

因爲我們個人，只是全人類的一部份。「我現在所欲立的地位，必與我的同類相倚而並立；我將來所欲達到的地位，必與我的同類駢進而共達。」試問在一個混亂不安的社會上，我們能安然的獨立嗎？在一個停滯退化的世界上，我們能超然獨達嗎？所

以聖人歎「鳥獸之不可與同羣」無法與人類脫離，於是苦口婆心，以救人救世，並不貪圖一己私利的享受，而捨棄大眾的福利。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孔子說：「富與貴是人所喜歡的，但如果合乎道理而得來，就不來享受。貧與賤，是人之所厭惡的，但如果不以正道而得以免去，就不免去。」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

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造次是急迫的時候，顛沛是危難的時候。這一節子即吃一頓飯的時間也不違背仁道，在急迫中如是，在危難中也如是而不違仁。」

以人羣爲一體，譬如我們是一支軍隊內的一個兵，與大家共同守衛一個城，愈是急迫危難的時候，愈感覺我與團體關係之密切，愈感覺我分內責任的重大，我如不努力，則全體可以滅亡，而我自己也活不了。所以：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孔子說：「有志氣之士，有仁德的人，沒有

貪圖苟活而違害仁道的，只有殺身以成全仁道的。」

「天地之大德曰生」，求生本是人的天性。但是「生」有許多方面，譬如我們手指上的一個細胞，自是一個簡單的生命；而同時他又屬於這手指，此手指又屬於全身，此手又屬於全身。所以我們個人是最簡單的生命，家族便是較大的生命，國家又是更大的生命，全人類是整個的生命。（雖可再推至於一切生物。但是仁字，只是對人類而言，所以孟子說：「仁民而愛物。」「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我們有生必有死，「生命」之所以終能戰勝「死亡」，全在這種族之繼續。所以有為親愛的人而犧牲的，有為國家而死，以殉國的；有為發明或主張真理而殉道的；有為研究科學造福世界而殉人類的，這皆是為着「大體」的生命。拔一毛以利其身，雖楊朱亦必為之；個人之於全體，亦猶一毛之於全身而已！

但是不正當或無益的犧牲，是盲目的，愚癡的，而絕對不可許的。我們必須權衡輕重，度量情理，這就是下一節的意思：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罔，宰我是孔子的學生，一名宰予，字子我。

「仁」與「人」通用，井有仁卽是井中有仁人，（或井中有個仁人）。逝是去，陷是墮下去，欺是誑，罔是愚弄。宰我問：「有仁德的人，如有人對他說：『井中有個人，他就隨着跳下去嗎？』」孔子說：「爲甚麼如此呢？君子可以到井上去救他，不可從之陷於井中；可以被尙近情理的事欺騙來，不能受不近情理的愚弄。」

孔子常說：「未知焉得仁；」並常常仁智並舉。與孔子同時而生在西方的蘇格拉底及柏拉圖，以「仁」卽是「智」爲他們的根本學說。仁智本是一物，「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自誠明」卽是仁，「自明誠」卽是智；西哲 Spinoza 說：「能知我們的精神，與宇宙相通；能知我們個體，只是一個大體之一部份；能知我們有盡，而此大體無盡；這一個『知』卽是最大的『仁』。」 Schopenhauer 說：「個體之於其類，就像樹之一葉。」 Bruno 說：「以宇宙爲一體的『知』卽等於上天好生之『仁』。」我們如看不透這一點，卽不知全體之公利，卽我們遠大的利；而祇知貪圖目前的私利。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闕孔子說：「不仁的人，不可以久處困窮，不可以長處安樂，（因為他患得患失，即無所不為，雖不以其道亦得之去之也。）唯仁者始能守仁以爲安，知者則用仁以爲利呢！」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闕（

都是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的象徵與表現。）孔子說：「知者樂水（——之動），仁者樂山（——之靜）；知者動（若水），仁者靜（若山）；知者快樂，仁者長壽。」

人生的「目的」不就是「求樂」與「求生」嗎？我們只要「仁」「智」即能得「樂」與「壽」，即能達人生的目的。而此又並非難事，祇要明白這個真理，祇一轉念間便是了。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闕孔子說：「祇要想爲仁，就沒有壞處了。」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闕孔子說：「仁道遠嗎？我願欲爲仁，這仁就在此了。」

「仁」是人人皆能作的到的，祇可惜世人多不明白這點真理，不知道「仁」即是「最大的利」，即是「永遠的利」，反違之若大害。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闕蹈（音到）就是「走上去」。孔子說：「人民之對於仁，遠之甚於水火；吾見走入水火而死了的，沒見行仁道而死了的。」

聖人見世人的不仁不智，非常痛心，所以欲救之之心，不能自己，這就是惻隱之心。孟子說：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何況聖人呢？顏習齋說：「結舌安坐，不援溝瀆，與強暴橫逆，納人於溝瀆者，其忍心害理，不相遠也。」所以聖人痛惡不仁的人。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闕孔子說：「唯獨仁人能愛好人，能厭惡人。」（好善人，惡惡人，而得其正。）子曰：我

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

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闕孔子說：「我未見着好仁的與惡不仁的，好仁的是最好不過了，惡不仁的人，就算是仁了，不使不仁，加在他的身上。」（非非者行是；惡惡者行善。）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

有之矣。我未之見也。。闕「有能一天用他的力量在仁道上的嗎？我沒見過力量不足的人，（欲仁斯仁至矣，）大約是有，我未見過就是了。」

如欲明白上面這一節，請看另一節。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

今女畫。

翻冉求，字子有，是孔子的學生，「說」即「悅」字。「女」即「汝」字。冉求對孔子說：「不是不喜歡夫子的道，是力量不夠呢！」孔子說：「力量不足的，是走到半路，走不動而

止住了。現在你是畫上界限自己根本不往前走！」

我們如何？我們不但不應自畫，如冉求更應好仁勝過孔子。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翻孔子說：「當仁（應勇於爲之，爭先爲之）即老師亦不之讓。」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

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翻弘（音洪）即是大，毅（音意）即是勇。曾子說：「有智識的

人，不可以不弘大剛毅，擔當重任而行之久遠。以仁爲自己的責任，不也重嗎？至死爲止，不也遠嗎？」

第三章 孝弟

恕者推己以及人，自然先及於與我最近的人；仁者愛人，自然更愛與我最親的人；人自幼而長，與我最先共處的，自然就是父母兄弟。孟子說：「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又說：「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故孝弟爲德行之始。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有子，名若，是孔子的學生。孝是善事父母，弟（去聲）是善事兄長，鮮是很少的；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的，是不曾有的。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君子用力於根本，根本立好了，道即生長，這孝弟就是爲人的根本！

不孝不弟的，當然更不能服紀律守秩序，而為良好的國民，為優秀的社會份子。並其父兄之親而不愛，當然更不能望他愛別人，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也。」

聖人之道，完全順人情之自然。欲治國平天下，先從最近最易的事上作起。孟子曰：「道在爾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又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所以聖人之道，由近而及遠，先本而後末。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文藝

。一

「孝弟」不是表面上的事，是要出於至誠的，不在形式方面的，而在精神方面的。有了真心，然後能發露於外面。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

以爲孝乎。。圖食（音飼）即食物，饜是吃，曾（音層）。子夏是孔子的學生，姓卜，名商，字子夏。他問孝道如何？孔子說：「誠敬和悅的顏色最難！有事弟子去受勞，有酒食給年長的

吃，祇此就能算嗎？」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

敬何以別乎。。圖子游也是孔子的學生，姓言，名偃。子游問孝，孔子說：「現在以爲孝的人，祇是能以飲食供養。至於犬馬也都給他飲食，若不誠敬，還有什麼分別呢？」

誠敬雖是事親之本，但聖人並不令人盲從親長的意旨，而抹殺自己的見地；父母亦不能無過，我們如合理的諫正，仍是誠敬之道。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圖幾是微，諫（音見）是勸止，孔子

說：「事奉父母要柔和的勸諫，如見他的意志不從我，還要恭敬而不要違犯，即受勞苦也不可怨恨。」

孝經說：「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聖人之道，無窮無盡，絲毫不拘執死版，一切皆得事理之中正，合乎人情之常，所以是無可反對而不能攻破的。人與人相與之間，沒有偏於一方面的道理，所以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學上說：「爲人子止於孝。」

同時說：「爲人父止於慈。」各人盡各人的本分就是了。

而且盡孝，應從大處着想。如能立德立功顯親揚名，自是所謂大孝，即能立身自愛，不使親憂，不使親辱，已自與孝道無虧。所以匡章雖遭世俗非議，孟子仍不以爲不孝；孟子曰：「事孰爲大，事親爲大；守孰爲大，守身爲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我們自愛即是愛親。孝經上說：「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

孟武伯，名甯，是孟懿子的兒子。疾是病。孟武伯問孝，孔子說：「父母惟以其

子之疾病傷身爲憂。」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道，以「生」爲本。吾人之身，乃父母生命的延續。生物不能不死，存常之法，惟有父子相繼，生生不息。其實仍是一體。父母卽是我們的前身。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懼（音句），孔子說：「父母的年

歲，不可以不知道：一方面（想到他們有壽）就喜歡；一方面（想到他們老了）就害怕。

孔子之道是「人道」，並且是「生道」。（不是鬼與死人的宗教。）一切學說，皆本於生物自然之妙，真所謂參贊天地之化育，嗚呼至矣！

第四章 忠信

仁恕之道，以孝悌爲始，而以忠信爲主。孔子一曰「主忠信」，再曰「主忠信」，蓋以「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忠是誠敬，信是篤實。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子張，是孔子的學生，姓顛孫，名師，篤（音覩）卽是誠實，蠻（音滿）貊（音莫）是南方與北方未開化的民族，子

張問行爲（如何可以通達），孔子說：「說話真誠信實，行事篤厚恭敬，雖到蠻貊野人之地，也可以行的通；若說話不忠信，行事不篤敬，雖在自己本鄉本里能以行嗎？」

立則見其

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參是排

列，輿是車，衡（音恆）是車上的橫木，紳（音伸）是衣帶。以上這言忠信行篤敬的話，時刻不忘：「站着就像看見列在眼前，在車上就見他像是倚在車的橫木上，這樣纔能行呢？」子張把這話記在腰帶上。

世界之大，民族之多，無論何時何地，人類如欲相處相安，全恃忠信。西諺曰：「忠信是最好的方針。」西哲康德曾舉例以明之，他說：「今有人欲苟免急難，而漫作僞諾，果

有利乎？蓋目前之急，未必可以僞諾免；而一旦失信於人，其所遺之後患，當更甚於今日之所求免者；然則何若守道以行事，養成不僞習慣之爲愈耶？……且試問我今所行之僞，若普遍應用，我能甘心否？蓋此而普遍，則世間當不復有可信賴之事，行見他人以我之道，還諸我之身耳，夫必自敗無疑也。」

孔子說：「民無信不立！」因爲無信則不能相安；不相安則自相疑忌，殘殺而天下亂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罔直是真誠，罔是欺詐，孔子說：「人之生存是須正直的。罔誣而能生存，是幸而苟免於死而已矣。」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輓（音宜）軌（音月）是駕車之鍵。孔子說：「人而沒有信，不知如何能行。如大車上沒有輓，小車上沒有軌，怎麼能走的了呢？」

信是人與人相與之間的關鍵，離此則不能行事。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信了然後用人的勞力，否則人以為是虐待我了；有了信用然後勸諫人，否則人以為是非謗呢？

所以自古聖賢無不力行忠信之道。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三省是考察，謀是計慮，曾子說：「我每天三次自省己身，為人打算有不忠誠的地處嗎？與朋友往來，有不信實之處嗎？受師長的傳授，有不實行的嗎？」

衰亂的國家，墮落的社會，則忠信無存，而姦邪並起。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孔子說：「（悅人的）巧話（媚人的）好顏色（皆是虛僞）絕少有仁呢！」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是宗廟之官，鮀（音托）是衛國的大夫，佞是善說，宋朝是宋公子朝。孔子說：「若不有祝鮀的佞口，有宋朝的美貌，難以免於現今世道之險惡了。」

第五章 禮義

「禮義」即是爲人的正路。人生譬如茫茫的大海，無途徑之可識。禮義即是我們的指南針，我們的自動節制器，我們遵循而行，即萬無一失，而於一切人與人間之關係，自然皆得其當。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顏淵是孔子的學生，姓顏，名回，字子淵，克己即是約己，復是反。顏淵問仁，孔子說：「約己自反於禮即是仁。一天能以自

反於禮，則天下皆將以禮還待我，爲仁是在自己，豈是在人嗎？」（孟子曰：「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

愛人者人恆愛之；敬人者人恆敬之；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無禮也……」

本節非如此解不通，後儒所解多欠明瞭或失本意。）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

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顏淵說：「請問他的條目？」孔子說：「不合禮不要去看，不合禮不要去聽，不合禮不要說，不合禮不要動作。」顏淵說：「回雖然不敏，請竭力實行這話。」

則，敏是聰明。顏淵說：「請問他的條目？」孔子說：「不合禮不要去看，不合禮不要去聽，不合禮不要說，不合禮不要動作。」顏淵說：「回雖然不敏，請竭力實行這話。」

荀子說：「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勃亂提優；食飲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衆而野；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

然則禮究竟是什麼？禮記上說：「禮義之經也，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章學誠說：「聖人學於衆人。」老子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所以聖人，「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戴東原說：「禮者，至當不易之則……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已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斯不隔於天下。」此卽是調節人與人的關係。荀子說：「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由起也。」禮義所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所謂非禮勿視聽言動者，絕非使人閉目靜坐，不視不聽，不言不動。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

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顏公叔文子是衛國的賈大夫，公明賈是衛國人。厭是惡。孔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說：「真是此人不說話不笑不取於人嗎？」公明賈說：「傳說的太過了。他這人應當說話之時纔說話，所以人不厭惡他說話；快樂了然後笑，人不厭惡他笑；合乎道理纔取於人，人不厭惡他取。」孔子說：「是的，豈不是嗎？」（後儒說其然豈其然是疑辭，其實孔子曾嘉許公叔文子「可以爲文矣！」聖人「與人爲善」歎詞而已。）

聖人之道，絕不使人如木雕泥塑槁木死灰。所謂「人道」是「活人的道」，喜怒哀樂，只須中和，絕不禁止。禮者所以節制過與不及，而導之於中而已。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蕙意（音徙）即畏縮。絞（音矯）即急切之意。孔子說：「恭敬而沒有禮，就勞苦了；謹慎而沒有禮，就畏縮；勇猛而沒有禮，就兇亂；直率而沒有禮，就太急切了。」

聖人衡量人情事物之兩端，取其中以爲禮。西哲 Aristotle 亦以爲道德的根據就在「中」。如勇敢爲怯懦與粗暴之中，節制爲放縱與拘泥之中，大方是奢侈與吝嗇之中，這與此章的意思是相同的。

聖人之「中」，須是「時中」。因為事物是常變換，而人類是進化的。所謂禮，並非一成不變，以數千年前的器物制度，刻版的施行於今日；禮並不在虛文與儀式，禮記上說：「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古禮的儀文，不過是考古家與歷史專門家的事而已。）又說：「禮，時爲大。」「三王異世，不相襲禮。」孟子說：「執中無權，猶執一也。」禮運上說的最好，「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團義是合宜得當，孫（去聲）是謙遜。孔子說：「君子以義爲本質，用禮去行，以謙遜行出來，以誠信完成之，真是君子啊！」

「義，人路也。」「禮者，履也。」所以說：義是路的本質，禮是去行，行爲人之路，即是禮義。（戴東原說：「言禮可以賅義，言義可以賅禮。」）所以我們應遵之而無失。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於比。

無適（音敵）是反對，莫（音慕）是愛好。（或謂適是厚，莫是薄）孔子說：「君子對於天下事，沒有好惡（或厚薄）的成見，只是以義爲標準。」

易傳曰：「義者利之和。」義不是與利相反的名詞，只是範圍較大（或較確定）

的名詞，義是調和我們的小利與大利，近利與遠利，暫時之利與永久之利，我們個人之私利與人類大體之公利。義即是這一切所得的總和。孔子罕言利。孟子曰：何必曰利。祇是欲以「利之和」的「義」字，求代替普通「未必義」的「利」字而已。（大學所謂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因爲一般人，所見不能遠大，利害認不清楚，常常逞一時之慾，而貽將來之害，見目前利之所在，不惜爲亂爲盜。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

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子路是孔子的學生，姓仲名由字子路。他問：「君子尚勇嗎？」孔子說：「君子以義爲上。君子（此處君子

指要人或貴人）有勇而無義，就作亂；小人（卑賤的人）有勇而無義則作盜賊。」

禮義是爲保持我們的眞利益，不是甚麼可怕可厭的東西。聖人之於衆人，不是一個殘刻嚴峻的暴君，來壓制我們；只是愛我們的父母師長，欲我們免於陷溺，免於痛苦厄難，以存立於此世間而已矣。

荀子曰：「人莫貴乎生，莫樂乎安；所以養生安樂者，莫大乎禮義；人知貴生樂安而棄禮義，譬之是欲壽而刎頸，愚莫大焉。」又說：「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熟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法人 Fane 說：「禮義者，自私心之具有遠慮者也。」

第六章 廉恥

無禮不義而求富貴，勢必寡廉鮮恥，結果富貴未必得，得亦不能久；而其人格已喪失淨盡。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

好。醜孔子說：「如果富可以妄求，雖當拿鞭子的小差，我也去作；如果不可妄求，還是從我的所好。」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

貴，於我如浮雲。醜疏是粗，食（音伺）是食物，肱（音宏）是臂。孔子說：「吃粗飯，喝白水，彎過胳膊來作枕頭，快樂也自在其中。不義而富貴，我看看淡然若浮雲。」

聖人何嘗願貧賤，不過不義而富貴，則聖人寧貧賤耳。荀子曰：「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爲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爲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鄒東廓說：「近有友人相語曰：君子處世，

只顧是非，不顧利害。僕答之曰：天下真利害，便是天下真是非。卽如舍生取義，殺身成仁，安得爲害；而屠肉乞飽，壟上罔斷，安得爲利。」

君子以智仁勇之達德，以立於世。倘仍不能得富貴，亦決不犧牲廉恥，喪失人格，以妄求而苟得之，安登樂道，更見其廉恥焉。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彫（音刁）是殘落，孔子說：「年歲寒冷，纔知道松樹柏樹之不落葉呢！」

只要人格高尚，貧賤有甚麼可恥！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孔子說：「人有志於道德，而以吃的不好，

穿的不好爲羞恥的，還有什麼與他可談的呢！」

豐衣美食亦我之所欲。所欲有甚於豐衣美食者，故不爲苟得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豐衣美食，則凡可以得之者，何不爲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註）孔子說：「卑劣的人，能與他事君嗎？他未得着（祿位）的時候，就發愁着怎樣得；既已得到了，又發愁失了；倘若怕失了，即沒有不作的事了。」

孟子說：「人有所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又說：「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註）武城是魯國的縣名，宰是官，女即汝的古字，澹臺滅明是人名，徑是小路。子游爲武城的

縣官，孔子說：「你得着什麼人才了嗎？」子游說：「有個姓澹臺名滅明的，走道不從小路，除非有公事，沒會到過我屋子來私謁呢。」

可惜世人多不如是。於是奔走鑽營，無孔不入；貪污卑劣，至於此極。所以政治不能清明，人民不能聊生，國家不能振興，全是因爲這般人貪富貴而無廉恥。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註）辟即躲避之避字。孔子說：「賢者躲避不好

的世代；其次躲避不好的地方；其次避不好的（不恭敬的）顏色；其次避不好的（侮辱的）言語。」

貪戀富貴而忘了自己的人格，賢者如何肯爲？孟子曰：「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

則吾必在汶上矣。」閔季氏是魯國的大夫季孫氏，閔子騫是孔子的學生，姓閔（音皿）名損，字子騫（音千），費是魯國地名，季氏的私邑，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

齊魯交界處。季氏欲使閔子騫爲費的縣官，閔子騫說：「好好的給我辭了吧！若有再來召我的，我就要到汶水上齊國地方去了。」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孔

子傷痛世人之無廉恥的，說他寧取狂狷。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

爲也。」狂是高狂，狷（音絹）是褊急。孔子說：「不得行中道的人（而教之），就要這狂狷的吧！狂者自高自大尙可進取，狷者褊急，尙有所不爲呢！」

孟子曰：「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至於沒有廉恥的人，則絕

對不可教；他並自愛亦不知，還能望他愛人以行仁嗎？他人不愛他不敬他而他漠不關心，不在意，還能望他行恕嗎？所以一切爲人的道理，都談不到，只是禽獸而已矣。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這等生物沒有辦法，只好如大學上所說：「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第七章 恭敬

我們自己要尊重自己的人格，同時還要尊重他人的人格，此即恭敬之道，亦是恕道與仁道。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是孔子的學生，姓冉，名雍。仲弓問仁，孔子說：「出門對人就像見大客那樣的恭，使人就像當着大祭祀那樣的敬，自己所不欲的（容貌，態度，語言，動作，）勿加於他人。在國中沒有仇怨，在家中沒有仇怨。」仲弓說：「雍雖然不敏，請盡力從事這話呢！」

我們一出自己的門，無論見着何人，無論相識不相識，無論與我們有什麼關係，第一即要以恭敬相對。他人見我之恭敬，立刻就發生好感，立刻就有善意以對我。我們無論要作何事，已經有了好的發端；已經有了互助合作的萌芽；已經有了成功的可能性；

卽事之不成亦能互相諒解而不致發生怨恨不但在家中國中如是卽無論到世界之何方，雖言語不通，風俗不相同，恭敬之道永遠可以得到好感與善意，而免除患難。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樊遲是孔子的學生，姓樊（音凡）名須，字子遲，夷（音宜）狄（音笛）是古時在我們東方與北方未開化的民族。樊遲問仁，孔子說：「日常居處要恭而有禮，作事要敬而無失，對人要忠誠，雖是到東夷北狄的地方，也不可捨去呢！」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

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司馬牛是孔子的學生，他有個兄弟叫桓魋，爲人橫暴無道，在那多怨，在家多怨。司馬牛憂其滅亡，所以說

：「他人皆有兄弟，獨我沒有了！」子夏說：「我（商）聽說過，人死生由命，富貴在天！（兄弟既沒有辦法，只好聽之而已。）君子敬慎自守而有所失，對人恭和而有禮，四海以內的人，皆是我們的兄弟，君子不怕沒有兄弟呢？」

同情的心，人類皆有。不論東西南北四方，不論有無種族的關係，心的感應，是再直捷靈通沒有的了！我們以恭敬待人，不但一切的惡意與敵對無由引起，並亦開了相友相愛之端。所以恭敬就是善意的表現，好感的符號。孟子說：「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幣之未將，意即還沒拿出來的禮物。這真是「不費之惠」於我們無絲毫之損失，而能免無數的不愉快，減無數的苦惱。仇怨不結，而爭鬪不起，這就是所謂「和氣致祥。」中庸上說：「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子產，是鄭國的大夫公孫僑。孔子說：「子產有君子的道四條：他自處恭；事上敬；他養人民有恩惠；他使人民必正當。」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國的大夫，姓晏（音燕）名嬰。孔子說：「晏平仲善與人交往，日久了仍是恭

敬！」

敬是不可失的！孟子說：「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弗敬，獸畜之也。」人與人之間，必須互相尊重其人格。我們尊重他人的人格第一，可以換得我們的人格，亦受人尊重；

第二可以提醒對方人格的自覺，把他那要待我的橫逆消滅於無形；第三兩者相持而長，將人類的程度提高。所以一切的人，不論他富貴貧賤，智愚賢不肖，我們皆不可不恭敬；對待君子，則「君子安可不敬也」；對待小人，則「小人安可侮也」。對老者應恭敬，自不必說；而對幼者亦不可慢，因為須培養其自尊自愛之心，至於鰥寡孤獨廢疾之人，更應格外的恭敬。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歟？』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孔子告他說：「某人在此處，某人在此處。」師冕出去了。子張問：「這是與樂師盲人說話之道嗎？」孔子說：「是的。」這就是扶助樂師之道呢！」

欲大同世界的實現，必須先提高人類文明的程度。試看現世的人，大半暴慢鄙倍，的不可耐；反以此自鳴高貴，而欲得他人的恭敬。恥笑他人，輕視他人，以見自己的尊大。

真是愚的可憐了！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孟敬子

是魯國的大夫，暴是粗暴，慢是放肆，辭是語言，氣是聲氣，鄙是卑俗，倍是不順，籩（音邊）豆皆是古時的禮器，有司是職官。曾子有病，孟敬子去問候他，曾子說：「鳥將死之時，他叫的聲音哀；人快要死時，他所說的話是好話。君子所貴重於道的有三樣：動容貌，（恭而有禮，）就遠於暴慢了；正顏色，（莊敬無僞，）就近於信了；出言詞，（雅馴不俗，）就遠於鄙倍了。至於竹籩木豆的小禮節，自有專管的職官。（君子無注重之必要呢！）」

我們如果不願自暴自棄，則對於曾子這一段善言，應切記不忘，而篤行之！

第八章 謙讓

人與人的關係，是一往一來的。我們所受之於人的，即是我們所施之於人的反響。這本是恕道的定律。所以我們如欲進取，不可抑人而取勝；因為以我們一身抑多數人，結果必引起多數人起而抑我一人。然則寡固不可以敵衆也！君子反其道而用之，故「既已爲人已愈有，既以與人已愈多」；愈不與人爭先，愈不致落後；愈自覺不足，其進步愈速；自滿的人，祇招損虧，決不能有進益。易經上說：「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驕是驕傲自滿，

吝（音賃）是吝嗇不大方，孔子說：「即是有周公的才能美德，如果他驕傲而吝嗇，他一切別的，就無注意的價值了！」

我們有美德才能，不患人之不知，自己愈謙卑，他人愈尊崇；如自己竟以之驕人，則其價值反而盡失。韓非子中有段故事：「楊子過於宋東之逆旅，有妾二人，其惡者貴，其

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之父答曰：「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謂弟子曰：「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焉往而不美！」

人之所以待我，只是我們所以自處的反響。小人惟恐人不尊貴他，於是自己妄自尊貴，不知是用反了手段。君子亦非不進取，但是祇求諸己，並不抑人，所以泰然自得。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翻孔子說：「君子安泰而不驕，小人驕傲而不安泰。」

志向愈高，目的愈大的人，愈時時感覺不足，自知不足，所以能求進，對人不自滿，所以人樂告之，結果他的造詣一定高，成就一定大。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翻寡是少，校是計校。曾子說：「以多能的問於不能的，以多（識）的問於少（識）的，有（知能）就像沒有

似的，雖充實而像空虛一樣，沖犯他，他也不計校，以前我的朋友，曾如此行事呢！」

如果我們實有，仍應虛謙，如我們本無過人之處，更不能恃妄自傲慢，以與人爭勝。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射是射箭，揖是作揖敬禮。孔子說：「君子沒有與人爭勝的事；如果有，必是射箭的比試吧！作揖讓了，然後上堂去射，下來與不勝的飲酒，他這爭也是君子的！」

用不着誇張自己，也用不着驕傲他人，只要有真實功夫，自能射中，但即是得勝，仍然謙讓。不但對於運動競賽如是，即在何大事，無不如是。「當仁不讓」、「見義勇爲」，豈是自甘退敗，但功成事就，仍是謙讓，不伐善，不施勞！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

進也。孟之反是魯國的大夫，伐是誇功，奔是作戰敗退回來，殿是軍隊之在後的，策是鞭。孔子說：「孟之反不誇功，作戰敗退下來，他在後邊掩護；將要入城門了，他用鞭子打着馬說：我不是敢

在後當敵，是我的馬不往前進呢！」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孔子說：「能以

禮敬謙讓治國，何難之有！不能以禮讓爲國，雖有禮的具文，能如何呢！」

第九章 勇毅

聖人之道，雖然恭敬謙讓，並非畏縮怯懦，雖是仁愛和平，然而發強剛毅，故曰：「仁者必有勇。」中庸謂：「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此三者並行不悖，缺一不可！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知者不惑」，謂惑是迷惑，懼是怕。孔子說：「有智慧的人不迷惑；有仁德的人不憂愁；有勇敢

的人不懼怕！」

這種大無畏的勇氣，是仁者之所必有的！因為既「仰不愧於天，俯不忤於人」，我們還怕甚麼？所以理直，自然就氣壯；我們確信自己之所為，是合乎公理與正義，當然就勇往直前；即使殺身喪生，亦是成仁取義，「求仁而得仁，又何怨焉？」不仁的人，心內先自訟，如何能集中勇氣以對外？孟子上記載着：「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孔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

子矣乎？子曰：「自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匪疚（音究）是病。司馬牛問君子是如何？孔子說：「君子不憂愁不害怕！」司馬

牛說：「不發愁，不害怕，就稱的起君子嗎？」孔子說：「自己內省而無病，（不愧於心，）還有何可愁可怕的呢？」

真勇大勇，不是兇猛的蠻性，亦不是瘋狂的病態，乃是對於禮義的堅決信仰，對於廉恥固守的精神。此種的勇，即是仁！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剛強不屈，毅（音義）是堅忍不拔，木是質樸正直，訥（音諾）是無巧言佞口。孔子說：「剛毅木訥，近於仁道。」

因爲近仁，所以是美德；否則，逞私慾，執成見，雖頑強激烈，有何足取？故君子勇於公戰，怯於私鬪。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申枨（音成）是孔子的學生，慾（音欲）是欲念。孔子說：「我沒有見過剛強的人！」

有人說：申枨。孔子說：「枨是欲心狠盛，何能算剛強呢！」

勇而有仁，則至大至剛；勇而有智，則不致輕生徒死。凡無謂的犧牲，無益的愚勇，皆孔子所不與！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暴虎馮河是空手打虎，馮（音憑）河是空身涉水過河。孔子對顏淵說：「用之即出而行道；不用就隱藏起來，祇有我與你是如此啊！」子路說：「夫子領三軍作戰，則與誰同去呢？」孔子說：「空手打虎，空身過河，死了也不悔恨的人，我不與他同道；必須是當着事小心，有智謀而能成功的人！」

輕生不算勇，好鬪不算勇，勇者心中有智有謀，外面剛毅木訥。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孔子說：「機巧的話，惑亂德行；小事不能忍耐，則敗壞了大的計畫。」

所謂大勇，正在能忍小忿，而不好小爭。荀子曰：「行其少須之怒，而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將以爲智也，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也，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也，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也，則危莫大焉……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爲事利，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

之，不爲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君子於公理正義所在，立定志向，堅忍卓絕，「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孔子說：「三軍的大兵，可以將他的元帥奪了去；而一個單人的志向，

是奪不了去的呢！」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曾子說：「可以託付他六尺長（古時尺小）幼小的孤兒；可以寄託他百里之國的民命。當着危難大節，還不能奪了他

那輔孤守國的志向，這樣能稱得起君子嗎？能稱得起君子了！」

唯獨有大勇氣，大毅力的人，方能如是。

第十章 中正

我們看了以前的九章，可知聖人之道，是一貫的：由忠恕而演爲仁智，而分爲孝悌、忠信、禮義、廉恥，與恭敬、謙讓、勇毅等等。這些條目，又皆互相貫通，而統以中正範圍之。此之謂：一本散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

一切的德行，由恕則得其中，不由恕則不能得其中；得其中則正，失其中則偏。所以我們以恕爲起點，以中爲止點，此止點即是至善。至善在中，而不在極端，過之亦失，不及亦失！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團師是子張的名，商是子夏的名，孰是誰，愈是較好。子貢問師與商誰好？孔子說：「師太過；商不及。」子貢說：「如此則師較好嗎？」孔子說：

「過與不及，是一樣的！」

我們常有一種錯誤的感覺，卽是以爲善惡判然兩途，立於相反的方位，似乎我們

向右卽是善，向左卽是惡，其實左右皆是惡，而善在兩惡之中，愈近中，愈是善，愈趨兩端，愈是惡。譬如寒暑晴雨，我們不能說寒惡而暑善，或晴善而雨惡，祇要合乎中卽爲福，失中卽爲災。如我們飲食，合乎中則健康，偷不食或食而過多，則病亡。所以善惡只是中與偏而已。

楊墨之道，與孔子之道，何嘗有種類上的差異？祇是孔子大中至正，而楊墨則一過一不及。孔子推己以及人，楊子爲己而不及人，墨子則捨己以爲人。

難能的事，並未必可貴。有人問：「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孔子說：「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以恩德報答仇怨，好不好呢？」孔子說：「如此你怎樣報答待你有恩的呢？應當以公平正直報仇怨；以恩德報答恩德！」

以怨報怨而不直，則怨愈結而愈深，往復相報而不解；以德報怨，看來似乎甚好，然一則匿怨而友其人，使我們感情亂，更無以報德，使我們理智惑；二則使人行惡而得善。

報，將更爲惡，是破壞社會制裁的力量，而姑息一害羣之馬！三則使人受其所不應受，並非愛之道！雖然有少數異人，能以德報怨而甘心；亦有少數惡人，以施怨獲德而感悟。但聖人之道，是爲大多數平常的人而設，非爲極少數反常的人而設。凡不合常情常理，而偏激的行爲，皆孔子所不欲！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是楚國葉縣

的官，直躬是直身而行的，攘是因便偷人的東西，黨是鄉里。葉公告孔子說：「我們鄉中有個直身而行的人，他父親偷了別人的羊，他兒子出而證他的罪。」孔子說：「我們鄉里中正直的人，與此不同，父隱子之惡，子隱父之惡，而正直就在其中呢！」

揚父之惡，陷父於罪，以炫其直，此亦怪人而已矣！直者並不必違背情理；更不可用心偏曲！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高是一魯國人，有直名，醯（

音西)是謂。孔子說：「誰說微生高正直呢？有人向他要點醋，他沒有了，而到鄰家借了來借他。」

我們本有，自然決不吝惜；我們本無，即可直告之無。必欲與之以行惠市恩，則非偽即過矣！

孔子雖善事，亦不爲己甚。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子貢問對朋友之道，孔子

說：「盡上心勸告他，好好的開導他；他一定不聽，就止住，不可以過激而自招侮辱呢！」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思可矣。

季文子是魯大夫季孫氏，名行父。他每事再三思慮然後行之。

孔子聽見了說：「想一遍再想一遍，已經可以了！」

平衡中正的性格，是孔子所最贊許的。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孔子說：「雍啊，可以使他南面爲君呢！」（古時朝廷，君皆向南而坐。）

仲弓問子桑伯

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翻子桑伯子是人名，簡是簡便不煩。仲弓問子桑伯子爲人何如？孔子說：

「還可以；他爲人簡。」仲弓說：「自處以敬，而行簡以對人民，不是可以的嗎？自處已簡，還去行簡，豈非太簡了呢？」孔子說：「雍說的是！」

一人的個性，或是一民族性，倘如過簡，則由質樸而入於鄙野；反之，如文明過盛過繁，則常失真實而流爲虛文。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翻質是質樸，文是文明，史

是虛文，彬彬（音賓）是勻稱中和之貌。孔子說：「質樸勝過文明，就鄙野了；文明勝過質樸，就成了虛文；文明與質樸相稱，然後是君子！」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翻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駟（音四）是四匹馬，鞞（音關）是去了毛的皮。棘子成說：「君子質樸就是了，何必要文彩呢！」子貢說：「可惜先生之說君子而失言，雖是駟馬也追不回了！文之重要如質

；質之重要如文。虎豹無毛的皮，（去了他的文彩。）就類似犬羊無毛的皮。（無可分別了。）」

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一方面在體質；一方面在文明。虎豹之皮，偷失其文，何以異於犬羊之皮？偷失其質，則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聖人之道，中正而不偏廢。詩書禮樂之教，不過欲使人之一切行爲，一切情感，皆合乎中正而已！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音拘）是詩經第一篇的篇名。孔子說：「關雎的詩：快樂而不至於淫蕩；悲哀而不至於毀傷。」

！

子曰：中庸之爲德，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孔子說：「中正平常的德，是至美至善的了。人少有能長久不

失的呢！」

四書新編

五〇

第二篇 爲人（下）

第一章 改過

有了前篇的十章，爲人之道已大備。本篇的十章，祇是告我們如何去實行。前篇是目的與標準；本篇是途徑與方法。其方法無他，第一步，即先看一看我們自己的爲人，是否與前篇的標準相合；想一想我們既往的一切痛苦與煩惱，及其所以致之之故。我們發現以前的錯誤，則今後萬不要再蹈覆轍；我們既已知正當的道路，則當從此遵守無失！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顏孔子說。「錯了還不改，這真可說是過錯了！」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顏徒（音洗）是遷移。孔子說：「德行不修治，學問不講求，聽見義理不能遷就，不好的行爲不能改正，是我的憂愁呢！」

人孰能無過？只要能改，則既往的過，不但不足爲患，反是一番有益的經驗。孟子說：「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能改過即是轉禍而爲福，因敗而爲功。孔子之道，並非「天不可階，聖不可知」；而是「登高自卑，行遠自邇。」他與我們立於同等的地位，而引導我們至於完美的人格；也不怕我們有過，祇望我們「過則無憚改，而不自暴自棄！」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重憚（音且）即是怕。孔子說：「君子不自重，就不威嚴；所學就不堅固了！應以忠信爲立身之主，不要接受比自己更壞的人，有過就不要怕改！」

我們要「作新民」，要「日新又新」，不要庇護錯誤的故我，要進化而爲完全的人。孟子說：「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禹聞善言則拜。」祇有小人，不認過，怕改過，而惡聞其過。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文是文飾掩蓋。子夏說：「小人有過，必爲文飾之言以自解說。」

孟子所謂：「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如此又焉望其能改。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

皆仰之。

。圖食同蝕。子貢說：「君子的過失，就像日月的蝕一樣。他錯了，人人都看得見；他改了，人人皆仰望他呢！」

我們有過不足爲恥，能見過更足慶幸，肯認過更是美德。明儒聶豹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愚人無過。」蓋愚人妄作妄行，習以爲常，不復知過也。

顏子不貳過，可見亦未嘗無過；孟子尚待三遷斷機之教，孔子年十五始志於學，三

十始立。我們從此改過遷善，尙可爲聖賢，倘終不肯改，那就沒有希望了！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圖孔子說：「年紀到了四十歲，還使人厭惡，是要終於這樣了！」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圖孔子說：「完了吧！我未見能見自己的過錯

，而心中自己追究責備的呢！」

第二章 立功

爲人之道，非僅消極的自修，並非是「祇求無過，不求有功。」我們有了高尚的品格，尚須作一番偉大的事業，以盡我們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以謀人羣世界的進化！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顯疾是恨，沒世是終身，稱是稱頌。孔子說：「君子痛恨終此一生，而聲名不被人稱道頌仰！」

不要忘了我們個人的生命，是全人類大生命的一部分，一階段！我們若虛度此生，無所供獻，如何對得起我們的「大體」？如何對得起我們的先代與後代？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懷是貪戀，居是安身居住。孔子說：「一個有知識的人，而貪戀自己的安居，就不足爲有知識的人了！」

仁恕之道，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修身以齊家，齊家以治國平天下，所推愈遠，功德愈大！所以獨善其身，無益於他人的，爲最下乘；能推至於家庭鄉里的，即已較好；能有益於社會國家的，更爲上乘！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

辱君命，可謂士矣。子貢問：「怎樣就可以算一個士人呢？」孔子說：「自己的行為有廉恥；出使到四方各處，不至辦壞了君的使命，可以謂之曰士人了！」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子貢說：「敢問稍差一等的。」孔子說：「同宗同族的人，皆

稱他孝；鄉里的人，皆稱他悌。」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

亦可以爲次矣。子說：「說話一定信實；行事一定辦到；拘拘束束的，沒有偉大的氣量，但道

也就算又次一等的了！」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斗

米之器，筭（音燒）是盛米的竹器。子貢說：「現在這從政作官的人如何呢？」孔子說：「唉！這些鄙小如斗筭的人，算得了甚麼呢！」

「士人」即所謂「智識階級」，既皆是讀書明理的人，又處於優越的地位，所以

更應該自覺對於社會國家的責任，是特別重大，若是不能有功於世，有德於民，一生苟

活鬼混，不能作一點事業，豈非虛受了教育，白求了學問！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屬詩是詩經，專是獨自，「奚（音西）以爲」即「有何用」。孔子說：「念了詩經三百篇，授給他政事，辦不好；出使到四方各處，不能自己適宜對答。就是多念些書，有甚麼用處呢

學問不但爲明白道理，還要實行以立身，最要還是應用於大的功業。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適是往，權是權衡輕重，變通合宜。孔子說：「可以同他共求學問；未必可以與他共往行道；可與他共往行道；未必可與他立定不移；可與他立定不移，未必可與他通權達變，以有大用呢

只要能有大用，立大功，並勿庸言必信，行必果。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桓公是齊桓公，公子糾（音究）是桓公之弟，召（音邵）忽管仲皆是公子糾的臣。子路說：「齊桓公殺了公子糾，召忽死於難，而管仲不肯死，依我說：他沒有仁德吧！」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桓公九合即糾合，諸侯是列國的君主。孔子說：「齊桓公

適合諸侯，而不用兵車的威力，是管仲的力
量呢！誰能如他的仁；誰能如他的仁！」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貢說：「管仲

不是有仁德的人吧！桓公殺了公子糾，他不能死難，還又作桓公之相！」

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

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

微（音能）是爲長爲首領，匡是

匡）是衣襟，被髮左衽，是夷狄野人的風俗。孔子說：「管仲輔相桓公，作了諸侯的盟主，（息了內爭，平了外患。）把天下匡正了一番，人民到現在還受他的福！若無管仲，（則中國的文化滅絕，而亡於夷狄。）我們就要披散着頭髮，穿左襟的衣服了！」

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

知也。諒是小信約，經是縊死。「如何能如一般的男女之守小信呢？自縊而死在溝瀆中，也沒有人知道呢！」

當我們國家內亂不已，生民塗炭，外患嚴重，國家民族與文化，都要滅亡的時際，如果有人能立救國救民的大功，則孔子復生，亦當再呼三呼「如其仁，如其仁。」以嘉許之也。

第三章 親賢

我們如欲改過立功，如欲使我們的人格，學問，與事業，皆前進而上達，必先注意一件最重要的工具：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

他那好的大夫；接交他
那有仁德的士人！」

環境與人生有莫大的關係：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我們如終日與惡人相處，不知不覺中，即受了他們的薰染；於是就同流合污，而不能自拔！自古至今，上至帝王，下至士人，凡墮落沉溺，身敗名裂者，皆由於親近惡人；同時，有很多可以上達的人，因爲沒有良師益友，而難有進步！

人人本皆可以爲聖人。孟子說：「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

我同類者！」孟子又設了一個種麥的比喻，說是：麥種本是一樣，其成熟之不齊者，皆環境的關係也。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闕孔子說：「人性本來是近似的；因為受了習染，所以相去甚遠了！」

子曰：唯上智

與下愚不移。

闕孔子說：「祇有極聰明的人，與極愚癡的人，不能為習染所移！」

不受環境的影響的，真是少極了！祇有智慧絕頂的人，可以卓立不移，如中流之砥柱；與愚蠢至極的人，因為感覺遲鈍，所以如木石之不靈。但世間上智下愚，只是極少數而已！

所以我們應努力選擇一個好的環境。

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

闕里是居住的区域，（古時二十五家為里。）擇是揀選。孔子說：「一里中以有仁厚的風俗

為最好。選擇住處，而不到這仁里，何能算是明智呢！」

我們常與仁人相處，自然就受了他的潛移默化，不用費力，而人格已經提高。且說：

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我們與他相近，能得極大的助力。可惜世人不知仁德之可貴！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孔子說：「完了吧！我沒有見好德行，如同好美色的那樣人呢！」

我們無妨汎愛衆人，但祇親近有仁德的，所以交友不可不慎！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辟是善於應酬的，善柔是善於順隨的，便佞是善於巧說的。孔子說：「有三樣有益的結交；有三樣有損的結交。結交正直的；結交誠

信的；結交博學多聞的，就有益了！結交善於應酬（而不直）的；結交善於順隨（而不信）的；結交善於巧說（而無實學的），就有損了！」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曾子說：「君子以文藝學術，會合朋友；以朋友助成我的仁德！」

第四章 惡僞

賢人我們可以親而友之；惡人我們可以見而遠之。我們所最須防備，而為聖人所深惡痛絕的，卽似是而非的僞君子，名之曰鄉原。孟子引孔子說：「過我門而不入我家，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註：鄉原是詐充賢人，欺世媚俗，而一鄉皆稱他謹厚的。孔子說：「鄉原是害德的賊呢！」

孟子說：「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盜尚可禦，諸國門之外，賊則常潛至臥榻之旁。譬如戰時獲敵方的軍士，尙優待之；倘獲間諜，則必置之於死。鄉原亂德，故以聖人之寬厚，亦不能容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

者。註：朱是正紅，鄭聲是當時來自鄭國的淫樂，雅樂是正樂。孔子說：「惡邪色的紫之奪了正紅；惡淫的鄭聲之亂了正樂；惡利口邪說之覆滅了國家的！」

孟子發明這一章說：「孔子曰：惡似是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寧與之狂狷，不幸狂狷亦不可復得，則滔滔者天下皆是鄉原矣！」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音四）是不拘束，蕩是無節制，矜（音今）是太嚴謹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

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音力）是暴狠。「古時的狂者，只是不拘小節；現在的狂者，是毫無節制了！古時持守太嚴的人，只是廉的不圓通；現在的矜者，就忿戾暴戾了！古時愚鈍的還直率；現在之愚者，只是偽詐而已！」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音通）是無知，愿（音願）是謹厚，忼忼（音空）是無能。孔子說：「狂妄又不直率；無知又不謹厚；忼忼無能又不誠實，我真不知是些甚麼人了！」

以狂妄放蕩，僞充高尚；以傲慢暴戾，僞充廉直；本來無知無能，而要欺世盜名，受世俗的推崇；且自居爲聞人而不疑，這是聖人所痛惡的。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翻：達是通達成就，聞是名譽著聞。子張問士人怎樣就算通達了呢？孔子說：「你所謂的通達是如何？」子張回答說：「

在國中必有名譽；在家鄉必有名譽。」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

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翻：孔子說：「這是有名而已，並非是通達，所謂達人：是質樸正

直而好義；觀察他的言語與顏色，不是想着駕乎人之上。在國中必然通達；在家中必然通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

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翻：凡求出名的人，外貌上假借仁德；而行爲則違背仁德。自居其僞；而無所忌憚。在國中必有名譽；在家中必有名譽。

凡有真能力，真學問的人，莫不虛謙下人，並不務虛聲；只有一般鄉原，纔愛虛榮，好名譽，唯恐不著聞於世俗。所以今之所謂聞人者，古之所謂德之賊也！

第五章 知人

因為我們要辨別賢否與真僞，所以必須有知人之明！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即原

因，（或動機，）由即所經之途徑，（或方法，）安是其意之所止，（或目的，）廋（音瘦）是隱匿。孔子說：「看看他動機的原因；細觀他所由之途徑；考察他最後的目的，人何能匿其實情呢！人何能匿其實情呢！」

聖人之道，無非人與人相與之道。所以說：「仁」即是愛人；「智」即是知人。但知

人須有敏銳的眼光；有獨到的見地。不是以世俗之是非為是非；以世俗之好惡為好惡！

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翻孔子說：「衆人厭惡他，仍須仔細審察之；衆人歡喜他，仍須仔細審察之！」

世俗的好惡，是不可靠的！因為一般人所見不遠大，所以朝四暮三則喜，朝三暮四則怒；志趣不高尚，所以陽春白雪，其和者寡；下里巴人，其和者衆。況鄉原者流，又從而欺

世媚俗，所以真僞之間，更不可不察。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子貢問：「一鄉的人都喜

歡他，這人怎麼樣呢？」孔子說：「未可即以爲善人。」「一鄉的人都不喜歡他，這人怎麼樣呢？」孔子說：「未可即以爲善人。不如一鄉的好人喜歡他；而不好的人厭惡他呢！」

知人曰明，明則不致受人蒙蔽。我們自己已有正確的觀察，還能受誰的蒙蔽呢！

子張問明。子曰：侵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

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謂譖（莊陰反）是誣毀，膚受是親受，愬（音訴）是告

冤。子張問明是如何？孔子說：「侵潤漸入的譖謗；說是親自受害的愬冤，能以不妄聽而使之不能行其計，則可以說是明了！侵潤漸入的譖謗；說是身受的愬冤，能使之不能行其計，則可以說是見得遠了！」

孟子說：「吾知言。」孔子亦說：「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但是有言者，不必有德；又

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闕孔子說：「君子不因爲言論，就舉用這個人；不因爲他的爲人，就廢棄了他的話。」

我們處世，須知人知言；我們自持，須不失人，不失言。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闕孔子說：「可以同他說話，而不同他說話，是失了這個人；不可以同他說話，而同他說，是失了這話。明智的人，不失了人，也不失了話。」

失人失言，皆妨礙我們的進展！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闕孔子說：「不愁他人不知道我；怕的是不知人呢！」

第六章 求己

明白恕道的原理，則凡「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因為我們對於自身有主權，而對於外界則無主權。我們如欲控制外界，祇有順感應的自然定律，使己身的狀況動作，適合於欲得之反應而已！孟子說：「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益於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闕孔子說：「君子求於自己；小人求於他人。」

譬如我們先有了道德、學問、能力，然後可以有地位與名譽；如同先有聲，然後有反響；先有物，然後有影。倘我們離開道德、學問、能力，而唯求地位與名譽，豈非無物而求其影！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

闕孔子說：「不憂愁沒有職位，只怕沒有所以立於其位之道；不愁沒有人知道我們，只求有可令人知之處！」

孟子說：「不仁不智，無禮無義，人役也；人役而恥爲役，由弓人而恥爲弓，矢人而恥爲矢也。」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中庸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知也。孔子說：「君子恨自己沒有能力；不恨人不知道自己呢！」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孔子說：「不愁他人不知道自己；可愁的是自己不能有人知的價值呢！」

孔子反來覆去的說求己之道，至再至三，是因為怕我們有所不得，即怨天尤人，而不自努力，固然我們之不能上達，常有社會的阻力，自然的阻力，而非皆我們之咎，但是改造社會，征服自然的工作，我們又依賴誰呢？「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不是人的大病嗎？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孔子說：「人能開擴世道；不是世道能開擴人！」

時勢我們可以改造，命運我們可以轉移，惟有求諸己而已，中庸上說：「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詩經說：「永言配命，自求多福！」

第七章 保身

君子以仁恕存心，以自反爲慮，所以「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躬是本身，責是責備。孔子說：「多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他人，就可少爲人所

怨恨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辨惑。。舞雩（音子）是祭天祈雨的壇林，慝（音特

）是邪惡。樊遲從孔子遊於舞雩的壇林，他說：「敢問如何使德行崇高，脩治邪慝；與辨解迷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

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

親，非惑與。。孔子說：「你發了極好的一問！先去作事，然後得其利益，這不是崇德嗎？攻自己的惡；不要攻他人的惡。這不是脩慝嗎？因爲一時氣忿，而忘了自己的安全；並連累了父

母親人，這不是迷惑嗎？」

史記載老聃語孔子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人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

發人之惡者也！」明哲的人，自攻其惡；對人則隱惡而揚善。

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

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禮樂之樂字音岳其餘音洛。）佚（音役）是放蕩。孔子說：「有益的有三種喜好；有損

的有三種喜好：好調節禮樂；好說人的好處；喜歡多有好朋友，是有益的。喜歡驕奢自恣；喜歡放蕩佚遊；喜歡安瀟淫樂，就有損了！」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

血氣方剛，戒之在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血氣是肉體的衝動，鬪是

爭鬪。孔子說：「君子有三樣戒謹的事：年少的時候，血氣沒有定，要戒謹在色慾上；到了壯年，血氣正剛強，要戒謹在爭鬪上；到了老年，血氣已衰弱，要戒謹在貪得上！」

這祇是教人保身，並非教人無慾。我們的欲念須有節制，而不出乎範圍之外，必須有益於己，而無損於人。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孔子說：「依着自利的心而行事，就多招怨恨！」

欲免將來的禍害，須有遠大的眼光。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孔子說：「人沒有長遠的思慮；一定有迫切的憂患。」）

我們生在亂世，憂患更多，世變更急，保身之道，更不可不注意！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危是高尚而嚴正，孫（去聲）是謙和。孔子說：「國中有正道

，則高尚嚴正的說話，高尚嚴正的行事；國中沒有正道，則高尚嚴正的行事，而說話謙和！」）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甯武子是衛大夫名俞。孔子說：「甯武子國家平安，則智；國家亂則愚。他的智，人可比的上；他的愚，是人所比不上的呢！」）

所謂保身，並非是爲我，並非是貪生而無犧牲的精神。甯武子當衛國之亂，能盡忠竭力，以濟其君；又能沉晦免患，以保其身。故孔子盛稱其愚之不可及，蓋以其大智若愚也。倘處亂世而聰明外露，招人疑忌，身且不保，事更不成，又有何益呢！

第八章 樂道

世運有治亂，境遇有貧富；君子深造之以道，無入而不自得。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孔子周遊列國，不能見用，退而講學，弟子至自各方，師弟傳習之間，其樂融融！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團說（同悅）是歡喜，愠（音運）是惱怒。孔子說：「學了又時常的練習，不也喜歡嗎？有朋友從遠的地方來，不也快樂嗎？不

爲世人所知，而不惱怒，不也君子嗎？」

當時孔子如能見知見用，則救民救世之願，可得而償。不幸未能，亦不怨不尤，坦坦蕩蕩，不似小人之長戚戚。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

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翻孔子說：「沒有知我的了吧！」子貢說：「爲甚麼沒有知道夫子的呢？」孔子說：「我不

怨天，也不歸過於人。只從下邊踏實去學，而往上進展，有天知道我呀！」

孟子說：「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翻探湯是伸手入沸熱的湯中。孔子說：「看見善事，就好之唯恐得不到；看見不善的事，就惡之如同以手探沸湯，我見着這樣人了；我聽得這樣話了！隱居（不苟求利祿）以求其高尚的志向；行正義以達其道於天下，我聽得這話了，我沒有看見這樣人呢！」

好善不倦，嫉惡如仇，已經很難得，但或尙自覺吃力，再進一步則純出自然，毫不勉強，樂道之極，並道亦忘之，而所行皆合於道。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聞孔子說：「知道應該如此的，不如愛好如此

的；愛好如此的；不如安行而以此爲樂的！」

孔子「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顏子貧而樂，孔子盛稱其賢。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

改其樂。賢哉回也。聞章（音丹）是竹筴，食（音飼）是飯，瓢（皮遙切）是切開的葫蘆。孔子

街中，他人受不了這種愁苦，而顏回仍然快樂。回呀！真好極了！」

能盡爲人之道，自有爲人之樂。孔顏樂處，本是人人可以得到。孟子說：「士窮不失

義，達不離道，」無論境遇如何，爲人之道，總不能改。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聞孔子說：「誰能出屋而不從屋門走，怎麼（爲人）而不由這正道走呢？」

我們如不知爲人的正道，不知人生的真理，終日如醉如夢的生活着，無目的，無意

義，在這無窮無盡的時間與空間中；我們這瞬息眇小的生命，有甚麼價值！假設我們能了悟聖人之道，能想見這生生不息的乾坤；知道我們與宇宙相通；與人類爲一體，則不但一時的富貴貧賤，不足爲慮；卽死生亦可看破。只要爲此大體，盡我們的本分而已！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翻孔子說：「早晨聽得宇宙與人生的真理，晚上死了也可以呢！」

第九章 躬行

聖人之道，全在躬行實踐，而非爲道聽塗說；倘若只作空談，則「口耳之間四寸耳」，不能深入我們的心中，不能改變我們的思想行爲，尙有何價值。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闕孔子說：「在道上聽來，在途中說去，於德有何價值！」

這一節是說：空談無用！（後人解作「記問之學，多謬，故可棄」，實難自圓其說。孔子「每事問」，而「不恥下問」，「三人行必有我師」，「夫子焉不學」，又焉能棄記問之學。）只是聞一善言，則拳拳服膺而弗失，根於心，見於面，盡於背，施於四體，而表現於行爲。請看下列各節，自知其意。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闕「子路有聽得的道理，還沒有能實行，則唯恐再有所聞。」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

不愚。闕孔子說：「我與顏回說話一天，他無所辯難，似乎愚鈍；但他退去之後，考察他私下的行為，亦足以奮發實行。回啊！並不愚鈍！」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闕孔子說：「君子願欲不輕出言語；而快去實行！」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闕躬是己身，逮（音代）是作的到。孔子說：「古時的人，有話不肯說出口，是羞

恥己身之作不到呢！」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闕孔子說：「君子以為恥的，是他的話過了他行的事。」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闕子貢問君子之道。孔子說：「先作到了他所說過的話，然後再隨着說。」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

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訥乎。闕訥（音刃）是難。司馬牛問仁者如何？孔子說：「仁者的說話不肯輕易。」司馬牛說：「說話不輕

易，就算是仁嗎？」孔子說：「實行很難；說話如何能輕易呢！」

孔子最不喜歡那些能說而不能行，言不顧行，行不顧言的人，他最怕弟子們只傳

述他的話，而不實行他的道！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孔子說：『天何嘗說話呢！四時自然的運行，百物自然的生長，天何嘗說話呢！』」

聖人現身說法，以身教人；他個人的行為，就是大眾的模範。然而孔子尚謙虛而不

肯自居！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孔子說：『文彩外表，我或者能如人一樣；

實行君子之道，則我尚未得！』」

第十章 君子

我們按前篇十章的原理，依本篇九章的方法，所造成的優美，高尚，純粹，而完全的人格，即謂之君子。君子無他，只是一個人，而能盡爲人之道而已！我們現在研究爲人之道，是按照治科學的三步驟：第一步是觀察；第二步是實驗；第三步是核對。本章即是列舉君子與非君子（小人）不同之例，與君子獨有之特點，以爲核對的標準。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闕孔子說：「君子進步而至於高明處；小人墮落而至於卑下處！」

即國家民族的進展與衰退，世界人類的進化或停滯，亦全在君子之道與小人之道的消長。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闕坦（音毯）是平而安，蕩蕩是寬舒，戚（音七）是憂懼苦惱！

不愧於天，不忤於人，心地光明正大，當然就坦蕩蕩；多行不義，內疚於心，多樹仇怨，

時時憂懼，焉能不長戚戚！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孔子說：「君子成全人的好事，不成就人的壞事；小

人與此相反。」

仁者欲立立人，欲達達人；不仁者則自誤誤人，自欺欺人。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孔子說：「君子莊嚴不可犯，而不與人爭；樂羣愛衆，而不結黨營私。」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黨。孔子說：「君子周遍愛人，而不比附私黨；小人比附私黨

，而不周遍愛人！」

存心無私，自然不偏黨；存心至仁，所以周遍愛人。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孔子說：「君子感情相和，而個性不相同；小人嗜好相同，而感情不和。」

君子雖不同道，亦互相尊敬；小人即同黨，尚互相攻擊。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音欲）是明曉。孔子說：「君子只曉得義；小人只曉得利。」

君子以義爲前提，義即是遠大的利；小人以利爲前提，然或即將來之大害。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音知）孔子說：「君子未必有小事知名，而可以擔當大事；小人不可以擔當大事，而可以有小事知名。」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其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音說）同悅，器之是隨其材器而予以專責。孔子說：「君子容易應付，而難以求他的歡喜；求他喜歡，而不從正道。他即不歡喜。至於他用人，祇是他所固有的才能。小人難以應付，而容易使他喜歡；求他喜歡，雖不從正道，他也喜歡。至於他用人，就求全責備呢！」

關於君子的容貌態度，子夏有一段很好的描寫。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音儼）是莊

重，厲是嚴正。子夏說：「君子有三種變換：遠看他極莊重；走到他近前極溫和；聽他說話極嚴正。」

君子之所以如此，並非表面的做作，而是心思的表現。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聞孔子說：「君子有九樣思慮：看就想看明白；聽就想聽清楚；顏色想着溫和；容貌想着恭

敬；說話想着忠誠；作事想着敬慎；有疑惑就想問問；有忿恨就想思難；看見有利可得，就想到合義與否？」

君子就是「完全的人」亦謂之「成人。」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

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

聞成人即完全的人，臧（音臧）武仲孟公綽及卞（音便）莊子皆

是魯國的大夫。子路問完全的人何如？孔子說：「像臧武仲的明智，孟公綽的不貪；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藝，再加上禮樂的文化，也就可以算是完全的人了！」曰。今之成人

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

爲成人矣。

子路說：「現在的完全人何必如是！倘能見利就想道義；見大家的危難；就拿出自己的性命來解救；相約很久了，還忘不了平日說過的話，也就可以算是完全人了！」

子路爲人勇果，所以他理想中的成人君子，未免偏於其性情之所近。然則誰是一個最好的模範呢？自然就是孔子。雖然他謙遜而不肯自居，但是愈謙遜，愈見其君子。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孔子說：「君子之道有三樣，我皆不能呢！有仁德的不憂愁；明智的不迷惑；勇敢的不畏懼。」子貢說：「夫子正是說的自己呢！」

四書新編

八四

第三篇 爲學

第一章 好學(上)

爲人不可不爲學！因爲我們只是全人類的一小份，我們只是這大體的九牛一毛，我們的生命，只佔無窮的時間之一小段，如果只憑我們個人的見聞，只靠我們個人的經驗，如何能有遠大而正確的知識？爲學即是利用數千數萬年以來，人類所積的經驗；數十萬萬人所集的見聞，以爲我們之基礎。爲學是人類所獨能，即是人所以異於禽獸之處！

學問之道，是無窮無盡的，是隨着人類的歷史，日積月累的，到了現在，已經高如山嶽。荀子說：「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如果人所見能遠大，則行爲自能合乎正道。宋儒常以爲「爲人」，即是「爲學」，然而不「爲學」，則無以「爲人」。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

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

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

學。其蔽也狂。醜女同汝，蔽是蔽病，居是坐下，賊是傷害。孔子說：「仲由！你聽說六個好字，而有六個蔽病嗎？」子路答說：「沒有呢！」孔子說：「坐下！我對你講：好仁而

不好學，他的蔽是愚；（如可罔可陷。）好知而不好學，他的蔽是放蕩；（無所憑依。）好信而不好學，他的蔽是傷害；（不能通權達變。）好正直而不好學，他的蔽是急切；（不能寬裕溫柔。）好勇而不好學，他的蔽是亂作；（不能有謀有成。）好剛強而不好學，他的蔽是狂妄。（而自以爲是。）」

這六言皆是爲人的美德，不學則各有所蔽。孔子之所以過人，全在其好學不倦；孔教之所以勝於一切，卽因其以好學爲本。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不如丘之好學也。名。孔子說：「十家的小村，必有忠誠信實如我的人；但不如我這樣好學呢！」

世界之大，好學的人竟非常之少。以孔子弟子之多，然顏子死後，竟找不出第二人

來。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顏季康子名肥，是魯大夫，孰是誰。季康子問弟子們有誰好學？孔子回答說：「有個名叫顏回的好學，不幸他短命死了，現在沒有好學的了！」

顏子有何處似孔子，何以獨爲孔子所鍾愛，何以被後人公認爲孔門第一，祇是好學而已！

不爲學無以爲人，不爲學更無以爲政！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

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姓高，名柴，是孔子的學生，

社是土神，稷是穀神。子路使子羔作費縣的縣官。孔子說：「這是害人的兒子！」（因爲子羔學尙未成。

子路說：「有治理人民的事；有祭祀社稷的事，何必一定讀書，纔算是爲學呢？」孔子說：「所以我厭惡巧辯的

人！」

後儒之佞，殆有甚焉！竟然有人說孔子所謂「好學」別有所指。於是束書不讀，專

以靜坐無欲，幻想冥思爲能事，這豈是孔子之道？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註）孔子說：「我嘗一天不吃

飯，一夜不睡覺以思想，並沒有好處，不如學呢！」

不學而思，全是徒勞！譬如我們欲明瞭宇宙與人類，必須近察地球的地質，遠觀星辰的天象，必須知道數千年來人類的事蹟，與數千里外人類的情狀，這些事豈是臆想所能揣得？人類的進化，譬如接力的賽跑，自古至今，無量數的人，已走過的路程，已不知其幾千萬里。我們如由其所已經達到之點出發，即祇走一尺一寸，亦是一點進益；如我們由原始之點另起，雖奔走疾馳，亦是枉費！荀子說：「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如人生而與人類隔絕，無物可假，則必須歷經石器、銅器、鐵器的時代，始能發明利用現世的工具器物，這豈是一人一生之力所能爲？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註）肆（音四）是工匠製造之地。子夏說：「各

種的工匠，在肆中習藝，以成就他的事業；君子求學以成就他的道。」

第二章 好學(下)

世間的人，大半醉生夢死，與他種動物，同以求食爲唯一目的，而求知的心，則絲毫沒有。這樣的生活，如何能有意義，如何能不無聊？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

乎已。博是局戲，奕（音役）是下棋。孔子說：「一天一天的吃飽了飯，而無用心之處，真是萬難極了！不是有玩牌下棋的嗎？作那等事，還較不作好呢！」

不知運用心智的機能，不知尋求精神的快樂，是孔子之所深責，惡之更甚於萬分無聊的博奕，人愈不用心，心愈無用，愈不學，愈不好學。學記說：「學然後知不足。」荀子說：「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不學之人，不自知其愚陋可憐，偶有小知，卽自以爲得，此亦莊子所謂蜩鳩之飛，槍榆枋耳。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羣（音惠）是才智。孔子說：「一羣人一天聚在一處

，談話說不到正理上；好行些無聊的小巧智，真是萬難極了！」

我們如不好學，那就沒有辦法；如果好學，則無處不是學問，只要我們虛心，而不以現狀自滿，則處處均可以改善，事事均可以進步！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

之。孔子說：「三個人同行，必定有我的老師呢！選擇他那好處從他學；他的不好處，我就自己戒謹而改了。」

Emerson

曾說：「你知道真正的學者的祕訣嗎？在每一個人身上，我們都有可學

之處，在其處他就是我們的老師！」孟子說：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於人者。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孔子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名圉。子貢問：孔文子爲甚麼諡稱爲「文」呢？「孔子說：「他聰明又好學，不以問在他以下的人爲羞恥，所以得稱爲文呢！」

有人說：好學只是貴族的事，我們經濟不充裕，所以無從好學呢！不知以好學著稱的顏子，即窮到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我們應當學的事極多，能學到什麼，就學什麼，何

必富貴，然後好學！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翻孔子說：「君子不求飲食的飽足；不求居處的安佚，在作事上敏捷；在言語上謹慎，往求有道的人來指教他，可以算是好學了呢！」

我們愈有困難，愈應知好學，學始能戰勝困難！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翻孔子說：「生來就知道的，最好的了；學然後知道的，是次一等的；有了困難，然後去學，是又次一等的；困住了還不去學，這種人是最下等了！」

第三章 慎思

思而不學之無益，前已說過。然學而不思，亦是毫無益處。學譬如飲食，思譬如消化。飲食而不消化，則其滋料仍非我之所有，又何能化爲能力，以備我們之用！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罔是惘然無所得，殆（音代）是疑而不定。孔子說：「學了而不思想，則惘然無

所得；只思想而不學，則疑而無定見。」

學之而沒有心得，學後而不能應用，皆因爲不去思想。今人習一手藝，皆知將其手指訓練純熟，何至於學，則獨不知練習其心思？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書經洪範說：「思曰睿，睿作聖。」詩經說：「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我們如自己不思想，則即以聖人爲師，亦學不得甚麼！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孔子說：「不說怎麼辦？怎麼辦？」

對事不知思維推求的人，則我也沒有法子來開啓他了！」

孟子說：「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這纔是我們應有的精神！周公豈欺我哉！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唐棣（音地）是樹名，華即花，偏是翩翩搖動，反是翻來翻去。有篇古詩說：「唐棣樹的花，翩翩的搖動，豈是不思想你；你住的屋子很遠呢！」孔子借此句說：「只是沒有思想，何嘗是遠呢！」

如不思想，即「自己」的存在，亦不能發現。所以一般人庸庸碌碌，毫無所謂「個性」，隨世事的浮沉，而不自知其所之，不亦哀哉！

思想的機能，本是人人都有，只怕我們不去用，只怕我們不去努力練習。中庸說：「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又說：「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子夏說：「多多的學而集中了心志，切實的

追問；而切近的思想，
仁道就在這裡邊呢！」

程子說：「近思者，以類而推。」因爲沒有次序沒有系統的胡思亂想，是無益於事的。譬如我們見一事物，先須思想他的切近的關係，在我們的腦中，找他最切近的位置。我們須用思想組織成一個「知識的綱」，按着一切事物性質的同異，及其相互之關係，嚴密的分析綜合，而造成一個整個的系統。到了用的時候，自能提綱挈領，左右逢源，而萬物皆備於我矣。

第四章 一貫

能了悟前章思想的方法，則不但能執簡以御繁，事半功倍，並且能將事事物物融會貫通，而知其全體大用！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賜女音汝。識（音志）是記。孔子說：『賜啊！你以爲我多學了而僅一一的記住嗎？』」子貢說：『是的！……不是吧？』」孔子說：『不是的，我是一切都貫通起來的！』

讀此節不可誤會，而以爲不必多學！孔子屢說博學多聞，以之爲第一步功夫，豈能矛盾呢？此節所說是教人多學而一以貫之，而非多學識之而已！如不知其相互的關係與因果，而聯串貫通之，則雖將天下事物一一記之，仍是一盤散沙，有何用處！有何學理可得？譬如我們多認識些草木鳥獸，而不「一以貫之」，則如何能發明進化的學說？只多見些物質與現象，而不「一以貫之」，則如何能發明物理化學的原理？只多記些人

名地名與故事，而不能聯串貫通，則如何能明瞭人類過去的史蹟與因果；而求出人類現代及未來的趨勢與歸宿！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殷（音因）是商朝後改的

國號，損是去，益是添，禮包括人類生活的狀況，與一切的制度習俗，世是朝代。「子張問十世以後的狀況，可以知道嗎？」孔子說：「殷代因着夏代的禮，所去的，所添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因着殷代的禮，所去的，所添的，是可以知道的。再或有接續周代的，雖百世也可以知道呢！」

所謂殷尚質，周尚文，只是文明自然的進化，並無所謂「尚」。所以韓非子言：舜修於堯，禹修於舜，孔子深知物質的漸進，與原則的不變，故能鑑往而知來，由已知者以推出未知者，這就是為學的大經大法。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溫是熟習，故是舊的。孔子說：「溫習舊的而推出新的道理，可以作人的老師了！」

一切的學術，皆須溫故而知新；一切的師資，皆應繼往而開來；我們求學受教，須能

舉一而反三。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是謂

明瞭而未得，啓是指示，悱（音匪）是想說而說不出來，發是開發，隅是方形的三角，復是再。孔子說：「不憤發不指示他；不有所欲言不開發他；舉出一個角來，他若不能反得其餘的三角，就不再告他了！」

如舉一隅祇能知一隅，聞一事之理，不能推至其餘相同的事，則其爲學，豈不太勞！況傳師之道，不能自有所發明，則學術如何演進？世界如何進步！如何能「青出之藍，而

青於藍？」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愈是好，弗是不

。孔子對子貢說：「你與顏回誰較好？」子貢對答說：「賜怎敢希望好過顏回！回聽得一件事或一個道理，就能知道十個；賜聽得一個，不過能知道兩個。」孔子說：「是不及他；我與你皆不如他呢！」

第五章 求實

學須求實學，知須是真知；如強不知以爲知，則於學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誨（音

誨，女即汝。孔子說：「仲由！我教給你求知之道了嗎？知道就認爲知道；不知道就認爲不知道，這就是求知呢！」

孔子又曾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最怕的就是妄說亂答，強解虛造！因爲自認不知，始能繼續問學；強以爲知，是閉了知識之門，誤己誤世，自欺欺人，豈非甚大的罪過！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闕是求，祿是俸祿，闕是捨去，尤是罪過，寡是少。子

張問求祿之道，孔子說：「聽得很多的事，而捨去信不過的不說；其餘信之不疑的，也要謹慎的說，如此就少有錯過；看到很多的事，捨去了心所不安的不作；其餘所安的，也要謹慎的作，如此則少有悔恨，說

話少有錯過；行事少有悔恨，則祿自在其中呢！」

聖人所以言而世爲天下則；行而世爲天下法，豈有他哉？不過是闕疑闕殆而已！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

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聞孔子說：「大約有不知道就妄作的，我沒有如是呢！聽得很多的事理，選擇其中的好的而信從之；看見很多的事物，而記着以

備推演考定，這就最近於知的呢！」

孔子之道之所以勝於一切，卽在於是！法人 Le Bon 曾說：「真理須要尋求，而不

可製造；又說：「不可解之事，寧可不去解釋，不可妄加解釋。」如世界之創造；人類之原

始；與死後之情狀，古今中外，不乏妄解而使人迷信之者；而孔子則無是也！以孔子之博

學多聞，聰明睿知，凡古代之傳說神話，豈不知之？卽自創一設想假說，亦豈不能之？然孔

子之不爲，是其大過人者！時至今日，科學昌明，古代宗教學說，多根本動搖；而孔子之道，

則巍然獨尊，且將取一切而代之矣！

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無徵之事，孔子雖能言而猶闕之，是凡其所言者，皆係「本諸身，徵諸庶民。」故可以永遠爲我們的法則！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

（註）杞（音豈）東周時國名，是夏禹的後人，宋亦當時的國名，是殷湯的後人，徵是證明，文是記載的書籍，獻（音憲）是傳述的賢人。孔子說：「夏代的禮，我能以說的出來，只是杞國不足爲憑證；殷代的禮，我能說的出來，只是宋國不足爲憑證。因爲記載與傳述的史料不夠呢；若是夠，我就可以證明了。」

孔子博學多聞，而一以貫之，故上能考定既往之三代，下能推知未來之百世，然以「雖善無徵，」故寧「知而不言。」可見其爲學設教，是如何的樸實，至其所以能知殷周之所損益，及將來「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亦是由於真正的學問，而「非意之也！」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註）孔子說：「我不是生來就知道的，我是好古而用功夫求來的呢！」

第六章 守常

爲學最大的病，卽是好高務遠，矜奇好異，須知一切有真效實用之學，皆是至簡至易，至平至常。Francis Bacon 說：「不要迷戀的愛好新奇，不要盲目的羨慕古奧。」世人竟多犯此病！所以老子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孟子說：「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我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

子者，是丘也。」二三子是諸位學生，隱是隱秘。孔子說：「你們衆學生以爲我有甚麼隱秘嗎？我沒有甚麼對你們隱秘的！我沒有作任何事，而不同你們公開明示的，這是我孔丘的

爲人呢！」

孔子之道，如同布帛菽粟，本是極平常的。惟其極平常，所以須臾不可離，只要你遵行無失，卽能成完全的人。奈自從他的親受業的弟子，一直到現在的世人，偏要捨了他明白示人的大道，而疑其另有不告人的神祕！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伯魚是孔子的兒子，名鯉，異是奇異。陳亢問伯魚說：「你也有奇異的聽聞嗎？」對

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

以言。鯉退而學詩。趨是走，庭是院子。伯魚答他說：「沒有甚麼異聞。有一天夫子一個人站着，我走過堂前。夫子說：『學詩了嗎？我答他說：沒有！』夫子說：不

學詩，無可言論；我回去就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

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另一天，夫子又獨自站着，我走過堂前，夫子說：學禮了嗎？我答說：沒有呢！夫子說：不學禮無以立身；我於是

回去就學。聞斯二者。聽到的有這兩件。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

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陳亢回去就歡喜着說：「問一件而得了三件：聽得須學詩；聽得須學禮；又聽得說君子之不睡近他的兒子呢！」

其實陳亢是問一失二，矜奇好異，是一失，疑君子之私其子，是又一失！

孔子教人以切實有用之學，絕不以神異之說自炫。他曾明說：「素隱行怪，後世有

述焉，吾弗爲之矣。」「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其心至仁而無私，並不以得人信仰崇拜爲目的。故凡於人有益者，則誨之不倦，凡於人無益者，則置之不答。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

焉知死。

。翻季路問事奉鬼神之道；孔子說：「還不能事奉人；如何能事奉鬼！」子路又說：「敢問死是如何？」孔子說：「還不知人生的道理；如何能知死的道理！」

我們試看世間有多少人不能愛人敬人，而去愛神敬鬼；未能盡人生之道，而去求死後之福！其所應爲者不爲，其所可知者未知；而遽求其他。這是孔子所欲竭力救正的弊病。

子不語怪力亂神。

。翻孔子不談奇怪的力；與邪亂的神。（前人解作怪，力，亂，神四項，似不甚圓通。）

第七章 有恆

爲學必須有恆，有恆始能有成！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

恆是常久，巫（音汚）是替人禱神

的人，醫是爲人治病的人。孔子說：「南方人有句話說：人若沒有常心，雖巫醫的小職業，也作不了。這話說的真好！」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不占而已矣。

周易經恆卦的爻詞說：「不恆久他的德行，就有人給他羞辱！」孔子說：「沒有占卦而看見這句話嗎？」

如果沒有其他的天資與美德，至少亦須有恆，這是爲學之道的最少限度。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

孔子說：「聖人我見不着了；能見

一個君子，也就可以了。」

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

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亡是無，虛是空，盈是充滿，約是簡單，泰是豐富，孔子說：

「善人我見不到了；能見個有恆的人，也就可以了！本來沒有而自以爲有；空虛而自以爲充滿。單簡而自以爲豐富，難以有恆了！」

試看現在爲學的人，是不是這樣？本來沒有甚麼造詣，而自以爲成就。學問本極空虛，而自以爲充滿；知識本極簡單，而自以爲豐富，這樣如何能有進益！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是一個街區的名稱，將命是傳達客人與主人的詞命。闕黨的一個童子，作傳命的事務，有人問孔子說：「他是求學問進益的嗎？」孔子說：「我見他坐在大人的位上；見他與年長的人並排着走。他不是求進益的；他是求着速成的！」

欲速則不達，有恆始能成！欲速成者，助苗長者也。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闕苗是穀類初生的苗，秀是開花秀穗，實是結穀成粒。孔子說：「穀長了苗還有不秀穗的；秀了穗還有不結實的呢？」

所以爲學，應自強不息，始終如一；倘半途而廢，則前功盡棄！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鬲（音愧）是竹筐，覆是倒出。孔子說：「譬如修一座山，還差一筐土石而未成，如果止住，我就止於此了；譬如還仍是平地，雖然只倒了一筐土石，如果進修，我就往前進呢！」

有恆有志的人，好學不倦，有進無止，死而後已。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孔子說起顏淵來說：「可惜呀！我只看見他往前進；未見他止住呢！」

日月經天，江河行地，億萬年而或不止。《易經》說：「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川是河水，逝是前往。孔子在河上說：「往前的就像這樣啊，（像這不斷的流水

。晝夜不停的往前進！」

第四篇 爲政

第一章 愛民

爲人爲學之道，自是關於一切的人；爲政之道，似乎僅關少數的人。但是我們仔細一想，則知大謬不然。蓋所謂政治，乃人類共同的生活；我們同在一個大組織之中，即我們不爲官吏，亦當然都是公民。然則我們正是這個組織的基本。

孔子生在君主專制的時代，而其政治思想，則以人民爲本。他以為政治，是因爲人民而存在；爲政而非爲人民謀幸福，則尙有何存在的理由。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禮道是治理，乘（音盛）是

兵車。孔子說：「治理有千輛兵車的國，要敬慎政事，而有誠信；節省財用，而愛人民；使用民力，須在農閒的時候。」

爲政「須敬其事而後其食」，而一般人竟以得富貴爲作官的唯一目的。人民的脂膏，用之何可不節；而一般人竟浪費而不稍愛惜。左傳載師曠的話說：「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忘了人民是根本，忘了自己存在的理由，豈非昏愚之至！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公是

魯哀公，饑是荒年，徹是十分取一分的稅法。魯哀公問有若說：「年景饑荒，財用不足，怎麼辦呢？」有若回答說：「何不用十分之一的稅法呢？」曰：二吾猶不足。

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圖哀公說：「十分之二的稅收，我還不夠用的呢！怎麼能用什一的法呢？」有若說：「百姓如果富足，君何能獨不富足；百姓如不富足，君何能獨富足？」

平時不能善為人民謀，而預備災荒，請問他所作何事？到了饑年，還要橫征暴斂，結果則人民陷於破產，而國家陷於危亡而已！這就是所謂「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

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圖季氏是魯大夫季孫氏，周公是周天子的宰卿士，（即首相。）聚是搜集，斂是收征賦稅，鳴是鼓。魯國季孫氏富過周公，而冉

求尙給他集收重稅，以加添他的富。孔子說：「這不是我的徒弟，你們學生們，敲着鼓去討他罪好了！」

自己豪富到無以復加，而使人民困窮到不堪言狀。如此尙如何可忍！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八佾（音亦）是樂舞的人。（天子用

八，諸侯用六，大夫用四。）孔子說：「季孫氏用八佾的舞在他的庭上。這樣如可以忍；還有甚麼不可以忍呢！」

孔子之所以痛惡，豈是只因爲他僭越！他不爲人民謀福利，反而橫征暴斂，使人民困窮至爲餓殍；而他自己則豪奢過分的享受，擬於天子；其所不可忍者在此！

所以爲政必須愛民，愛民則民心歸之；民心歸之，則自能居於領袖的地位，而此地位且穩固而恆久。如果只恃武力，則必不然也。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耕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尙德哉。

若人。南宮适即南容，是孔子的學生，羿（音義）募（音傲）皆古時人名，禹夏始祖，稷周始祖。南宮适問孔子說：「羿善於射箭，募力能覆舟，然皆被殺滅亡；禹稷親身種田，而得了天下。」孔

子沒有回答；南宮适出去了，孔子說：「這個人真是個君子啊！這個人是如何的崇尚道德！」

第二章 教民

優良的政治，必須有優良的人民，以爲之基礎。欲使國家強盛，必先提高國民的程
度；否則卽有廣土衆民，亦難免貧弱，難免危亡。並且人民愈衆，愈難治理；國土愈大，愈易
分崩。（這還需用舉例嗎？）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冉求給他趕着車，孔子說：「這人民真是衆多繁庶。」

啊！」冉有說：「人民既已衆多了，還可加上甚麼呢？」孔子說：「使他們富足了！」冉求說：「既富足之後，再加上甚麼呢？」孔子說：「教他們！」

這「教」字包括很廣：關於道德，可謂之「教化」；關於知識，可謂之「教育」；關於
技能，可謂之「教練」。（這三個名詞，皆可互相通用，皆互相概括。）無論關於那一方
面，皆非「教」不可！如果一國的國民，道德墮落，知識低下，技能陋劣，則其國運可想而
知！一旦遇外患，則不知團結自衛，不肯犧牲私利，而且素無訓練，如何能抵抗強敵！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國戎（音榮）是兵。孔子說：「如有善人教練人民七年之久，也就可以作戰了！」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國孔子說：「用未經訓練的人民作戰，即是捨棄了他們！」

如欲強國，必須生聚教訓，作戰是最後最末的事。在此之前，要先生產建設，有以立國，而尤爲緊要的，即是使人民對於政府有信心，使人民對於自己有信心，使人民對於國家的前途有信心。如果這個「信」字作不到，則卽多買軍械，多備軍需，只是徒以資敵，並不能立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問政事。孔子說：「備足了食糧；備足了兵器；而使人民有信心！」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說：「如實不得已而必須捨去一條，則

此三條中，先去那一條？」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孔子說：「去了兵器！」自古

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子貢又問：「如實不得已而必須再捨去一條，則此二條中先去那一條？」孔子說：「去了食糧。因爲自古來，人早晚皆有死；而人民無

信則不能
存立！」

若是無信，則雖有兵，豈能得而用？雖有粟，豈能得而食？「信」即是政治的生命；體的靈魂；國家的元氣；民族的精神；此而無有，則事無可爲！

器械與物質，皆是死的；有人用之始有用，無人用之即無用；並且可以爲我所用，即可爲敵所用；祇有人民，是有意識的；然此意識，必須好好的培養發育！倘使人民亦可以爲我所用，可以爲敵所用，則尙何以立國！

第三章 正己

如前章所說，我們又發生一個問題，卽是如何能教民信？如何則「民信之矣？」這件事，全在爲政的領袖，能以正其己身，使他的人格，能得人的信仰，能爲人的表率。因爲「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正己是立信的唯一方法，只憑空言，萬難濟事；而且話說的愈多，信失的愈甚！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孔子說：「他的自身如正着他行；他自身如不正當，雖教令，人亦不服從！」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孔子說：「如能修正其己身，於行政有甚麼難；如不能修正他自己，怎麼能勸正他人！」

人格的感動，有偉大的能力，能使人從我赴湯蹈火。何況從我於正！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

正。」翻季康子是魯國的卿，名肥，帥是領導。季康子問爲政之道於孔子，孔子對答說：「爲政之道，即是正道；子（你）行正道以率領之，誰敢不行正道呢！」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翻盜是盜賊，竊是偷。季康子憂愁着有盜賊，問之於孔子，孔子回答說：「倘如你不貪欲財物，即是賞他使他偷，他也不偷了！」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

「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風，必偃。」翻偃（音掩）是倒伏。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若是殺了沒有道德的人，以依從有道德的人，怎麼樣呢？」孔子回答說：「你爲政，何用殺人！你愛好善，

人民自然就善了。君長的行爲就像風，小民的行爲就像草，加風於草上，必然可以壓住了！」

所以爲政治國，必先教化人民；教化人民，必先正其自身，捨此別無妙術。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翻是

五穀，圃（音普）是種菜。樊遲求學種五穀，孔子說：「我不如老種地的；」他又求學種菜，孔子說：「我不如老種園的。」

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

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

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

用稼。

圃（音講）是包裹小孩的被，負是背負。樊遲出去了：孔子說：「才器小的人啊！這樊須！在

則人民沒有敢不拿出真情來的，如果這樣，則四方各處的人民，皆包裹着孩子、背負而來歸，何用親身去種地！」

孔子何嘗輕視稼圃！只是樊遲既來學孔子教化人民之道，而問稼圃，一定是他誤

會了「禹稷躬耕而有天下」的話；不知禹稷之有天下，是因其好禮好義，以身作則，而

化民成俗，故天下歸之，豈是祇躬耕而已哉？否則天下之老農老圃多矣，何以不能皆有

天下？當時樊遲，只是與許行陳相之輩，同樣誤會而已！

大學上說：齊家治國平天下，在於正心修身。自古以來，未見有一個自己沒有人格

的領袖，而能使國家治安的。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曰：「修己以安人。」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君子之道，孔子說：「修治自己，以致誠敬。」子路說：「像這樣就完了嗎？」孔子說：「修治自己，以安他人。」子路說：「像這樣就完了嗎？」孔子說：「修治自己，以使百姓得安；修己以安百姓，即是堯舜還愁作不到呢！」

第四章 舉賢

一個理想的政治領袖，須「仁」而且「智」。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遲問何爲仁？孔子說：「愛人即是仁。」他又問何爲智？孔子說：「知人即是

智！
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遲是明白，舉是選用，錯是棄置，枉是邪曲。樊遲還

沒有明白。孔子說：「舉用正直的人，棄置邪枉的人，能使邪人皆改爲正直！」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

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鄉（去聲）是方纔。樊遲退去見子夏說：「方

纔我見夫子而問智，夫子說：舉用正直的人，而棄置邪枉的人，可以使邪枉的改爲正直，這是甚麼意思呢？」
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

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

者遠矣。皋（音高）陶（音遙）是帝舜的士師，伊尹是湯的宰相。子夏說：「這話宏富極了啊！舜作了天子，由衆人中選舉出皋陶，不仁的人就遠了；湯作了天子，由衆人中選舉出伊尹，不仁的

人就遠了！

孟子說：「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如果不仁而能得高位，則誰尙爲仁？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則民忠；舉用善人，而教訓不能的人，則民勸善！」

舉用惡人，則敗壞了國家的教化，失去了人民的信仰！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服是信服。魯哀公問怎樣人民就信服？孔子說：「舉用正直的，捨去邪枉的，則人民就信服；舉用邪枉的，捨去正直的，則人民就不信服了！」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舉宰是總理政務的官，有司是有專責

的職員，赦（音社）是寬恕。仲弓爲季氏的宰官，來問行政之道，孔子說：「有事先責成有專責的衆職；要寬恕人的小錯；要推舉有德有能的賢才！」

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爾仲弓說：「怎麼樣能知道賢才而推舉他呢？」孔子說：「推舉你所知道

的；你所不知道的，他人自然不能捨了不推舉！」

第五章 求治

爲政須要感覺其責任的重大，須知億萬人民的安危生死，皆付託在我身上，整個國家的興衰存亡，皆操持在我手中。要想念祖宗先民締造的艱難，要想念子孫後代前途的悠遠。我們處此，應如何的忠勤奮發，勵精圖治！如何忍懈怠泄沓，敷衍苟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子張問爲政應如何？孔子說：「居心不要倦怠；行事須要忠勤！」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爲政應如何？孔子說：「凡教人民作的事，本身先去作；凡爲人

民作的事，自身不辭勤勞！」子路請再說一點，孔子說：「不要懈怠！」

玩忽國事，廢弛政務，則國家無不陷於危亂；既已危亂，如仍不振作，依然敷衍，則只有滅亡而已！孔子於子張子路之間，皆答以「無倦」爲政者而如此，亦不必復請益矣。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

一言而興邦乎？

興與是振興，邦是國，幾是近。魯定公問：「一句話即使國家振興，有這

說：爲君難；爲臣也不容易！如果知道爲君的難，（於是勤勉不敢懈怠。）不幾乎一句話而振興了國家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

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

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

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魯定公又問：「一句話而使國家喪亡的，有嗎？」孔子

說：我有甚麼樂於爲君的呢？不就是爲說出話來，沒有敢違反的嗎？如果他說的好話，而沒有人違反他，固然很好了；如他說的不是好話，而沒有人違反他；不幾乎那一言，就使國家喪亡了嗎？」

爲政豈是爲一人的安富尊榮，作福作威？他的職務，是在國家的治安，人民的樂利；

他的責任，非常重大；他的工作，非常繁難，是要犧牲個人的安佚，而爲大衆勤勞，所以禹

嘗「一饋而十起，三過其門而不入」。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禹。吾無閒然矣。閒是可非議之處，菲是古時的禮服，冕（音免）是古時的禮帽，卑是低小，溝洫（音序）是農田的水道。孔子說：「對於禹，我沒有可以指責非議的了！他減省於自己的飲食，而豐盛的享祀鬼神；私自穿不好的衣服，而作莊整的衣服；自己住卑小的房屋，而盡力修治農田的水道，對於禹，我是沒有可非議的了！」

第六章 定亂

爲政最基本的事，卽是保持社會國家的秩序與平安；無秩序與平安，當然就是混亂。如社會國家在混亂的狀態中，則一切事皆無從說起，因爲人民的生命尙無所寄託，事業亦沒有保障，又如何能談到生產建設的進步；科學藝術的發達，所以說：道德倫常，是一切事的基本。因爲人類須先能相安，始能共存，始能進步；欲相安，則須各盡其本分。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齊景公是齊國的君，名杵

曰。他問政於孔子，孔子回答說：「爲君的盡爲君之道；爲臣的盡爲臣之道；爲父的盡爲父之道；爲子的盡爲子之道。」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

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齊景公說：「這話好極了，誠然要是君不盡君道；

臣不盡臣道；父不盡父道；子不盡子道，雖是有糧食，我能得着安穩的吃嗎！」

所謂「君」並非專指帝王，乃是任何組織之長。凡社會國家，不能沒有組織；有組

織，則不能無長屬的關係。如一切商店，工廠，機關，會社，莫不有長有屬，「長即君，屬即臣」而且君臣，祇是相對的名稱，並非固定的階級。一人之身，同時可以爲君爲臣，如同一人之身，同時可以爲父爲子。孔子何嘗尊一階級，而抑一階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豈非平等公道之至？大學說：「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中庸說：「所求乎子以事父，所求乎臣以事君，」皆是本於一貫的忠恕之道。若是爲人臣而不臣，則我之臣亦將不臣；爲人子而不子，則我之子亦將不子，如此則禍亂相尋，沒有終止！孔子講「正名，」無非要安定這無已的混亂，使人各盡其本分，以相安共存而已！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說：「衛國

的君，如委任夫子以行政事，則夫子要先作甚麼事呢？」孔子說：「一定先正其名分！」（當時衛君出公輒，其父蒯聩，雖名爲父子，而實則父不父子，子不子！）

子路曰：有是

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迂是遠於事情，奚是何。子路說：「有這樣的嗎？夫子何其迂拘！遠正甚麼呢？」

子曰：野哉。由

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闕野是粗野，中（去聲）是得當，措是安置。孔子說：「粗野啊！仲由！君子對於其所不知的事，就闕着不批評呢！名分不正，說着就

不順；說着不順，則政事作不成；政事作不成，則禮樂的教化不能興；禮樂的教化不能振興，則刑罰不能得當；刑罰不相當，則人民舉止動作，皆沒了標準，不知如何安放手足了！」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所以君子定一個名稱，必然可以順正的說出；說出一個名稱來，必然能實行其道，君子對於言詞，沒有名實不符的就是了！」

千萬不要誤會，正名是專講空名，不務實事，正名的意義，正於此相反，正是要求實以副名，因為無實而有名，還算件東西嗎？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觚（音孤）是一種有稜角的器皿。孔子說：「觚若沒有稜角，還是觚嗎？還是觚嗎？」

第七章 禮樂

以「禮樂」治天下，是孔子的根本主張。所謂「禮治」並不與「法治」相反。「禮」正是「法」的基礎。因為人若毫無道德禮教的維繫，則何「法」不可破壞？何法能生實效？即延聘國內最好的專家，搜取世界最好的藍本，年年月月的編製約法憲法，而國家仍未必不亂。法家的管子嘗有言：「國皆有法，而無使法必行之法。」人若無道德禮教，則不但不奉公守法，而且還要枉法賣法！所以無論何等的良法，不但成了廢紙具文，而且成了惡人的護符！

即充乎其量，法亦只是個行為的最低限度，過此則有刑；至於如何使國民程度提高，如何使人類進化，仍非道德禮教不可！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是引導，政是法令，齊是限制，格是到達（或謂格是正）。孔子說：「以法令引導他；以刑罰限制他，民即免於犯罪之行，而不能有羞恥之心；以道德引導他，以禮教限

制他，民有羞恥之心，且能至於好的人格！」

自古至今，人類皆賴道德禮教的維持。譬如我們並未去闕看法律的條文，而我們的行爲，自然不越出其所規定之下；或竟遠在其上者，乃因爲自幼受了父母師長的教育；社會風俗的陶養；經書史籍的指導；於是「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所以道德禮教固在人間，「百姓日用而不知」！我們只須使之擴充發展，而不要使之墮落淪亡而已！

禮記說：「禮云，禮云，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敬於微眇，使民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又說：「凡人之知，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聽聽是聽審，訟是爭訟，猶是及於。孔子說：「聽審爭訟，我也能及他人；必然是

教人民根本上沒有爭訟纔好啊！」

孔子之所以大過人者，正在其以禮樂爲平治天下之極則。奈後人不察，以爲禮樂只是虛文與器物。不知禮樂並不在形式，而其精神，則無所不在。禮記說：「無聲之樂，日聞四方，無體之禮，施及四海。」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禮玉是玉石，帛是絲綢，皆

是古時的禮物，鐘鼓皆是古時的樂器。孔子說：「禮啊！禮啊！是說的玉帛嗎？樂啊！樂啊！是說的鐘鼓嗎？」

禮樂是發於人的心中，是理智與感情所自然流露，是人格的自然表現，若不如此，

則有何價值！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禮孔子說：「人若是沒有仁德，如何能行禮！人若沒有仁德，如

何能爲樂！」

孔子所謂禮樂，何曾在於「繁文縟節」？而墨子非儒，竟云：「累壽不能盡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以此非後世拘謹的儒者尚可，然孔子之道，何嘗如是！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

從先進。
禮先進後進，是前輩後輩。（或指民族的前代後代，或指孔子弟子的先來者與後來者。）孔子說：「前輩對於禮樂，質樸簡單的像村野的人；後輩對於禮樂，繁華文飾的像貴族大家。

若是要採用，則我從前輩的！」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

甯戚。■林放是人名，易（去聲）是治理，戚是哀戚。林放問禮的根本，孔子說：「你這一問，所見甚大！禮：與其奢華過分，到不如儉樸；喪事：與其治理的節文完備，到不如哀戚的好！」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約是簡要，鮮是少。孔子說：「以簡約而失錯了的少見了！」

請問孔子是講「繁文縟節」的嗎？所謂禮樂，只有一個單純的目的與作用，即使

人有一個高尚而完全的人格而已！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孔子說：「在詩上興起；在禮上立身；在樂上完成！」

「樂」何以如此的重要？因為人如欲行為端正，先須感情和諧。其能直接而立刻的影響人的感情者，則只有樂而已矣！所以荀子說：「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正，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

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這兩句話，即是音樂的定義！Plato（柏拉圖）說的最好，他說：「音樂的教化，是何等強而有力！因為他的節奏與和聲，能深入人靈魂的祕處；他那悠揚的聲調，使人的靈魂善美。如果一個人有和諧的質性，尙能有不義的行爲嗎？」孔子以爲欲有盡善盡美的人格，須有盡善盡美的音樂！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的樂。孔子說：「韶美極了，而又善極了；說武美極了，而善尙未到極點！」（大概美是指節奏與和聲；善是指其中喜怒哀樂的情感。）

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是滿。孔子說：「師摯的始奏，關雎的終章，洋洋乎盛大優美滿了耳朵呢！」（大概凡樂之大節，始於升歌，終於合樂；升歌謂之始，合樂謂之亂；按禮太師升歌，故曰師摯之始；周南關雎等詩是合樂，故曰關雎之亂。）

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

如也。釋如也。以成。

翽翽（音翽）是赫盛之貌，從（音縱）是放開，敞（音較）是明亮，釋（音義）是暢達。孔子告魯太師以樂的道理說：「樂可以知到吧！起始作，

翽然甚盛；放開了，又純正和諧；又明亮清白；又暢茂條達；而後終奏以成！」

孔子正禮樂，欲以之「移風易俗」，使「天下皆寧」，子游嘗小試其端。

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是琴瑟樂器之絃，歌是入唱，莞（音緩）爾是愉快的微笑貌。孔子到武城去，聽得絃歌音樂的聲音，夫子微笑着說：「割雞何必用割牛的刀！」（是時子游爲武城的縣官，孔子笑他學了治天下的大道，來治一小縣，而

惜其大才小用。）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翽子游回答說：「從前偃（我）聽得夫子說過：君長學禮樂之道，就愛人民；人民學禮樂之道，就容易指使呢！」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翽戲是玩笑。孔子說：「衆學生們！偃的話是；我前說的話，是說着玩的！」

如一國的人，皆受禮樂之化，有了高尚完全的人格，則國何患不治！如全世界的人

皆如此，不就是大同世界嗎？

第八章 大同

盡善盡美，最高最後的大道，謂之大同，此道之行，或距今尚遠，然而世界進化不已，人類生生不息，至終必有達到之一日！孔子說：「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

我們在前章看到子游在武城小試其端，而孔子笑之，因為限於空間時間，難即實現於當日；然子游終藉禮運一篇，將大同之道，流傳於後世；我們現將禮運中的原文，逐段的還證於論語。

關於第一段：「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請看下列各節：

子曰：有教無類。

。教是教化，類是種類。孔子說：「只有教化之分別，沒有種類的分別！」

人類一切平等，沒有貴賤的階級；沒有優劣的種類；沒有家世的差別；沒有職業的尊卑，同應一律受教化。教化程度相同，即是同一類別；（即所謂夷狄，亦係指文明程度而言，非指種族而言，如楚及吳越先謂之夷狄，後則儼然中國。）如有不同，亦只在賢能

與否；然而仍要選賢以化不肖，舉善而教不能，必使之同而後已！

選賢與能，不問階級種類，請以事實證明孔子之主張。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

文矣。」

僎（音選或撰）是文子的家臣，升諸公是升爲公朝之臣。衛大夫公叔文子的臣大夫僎，（受文子薦舉，）同升爲公朝的大夫。孔子聽得這事說：「可以稱爲文了！」（「文」是文子的諡法）

小康之世，「大人世及以爲禮」，文子選賢能而破此例，故孔子深許之。堯舜爲帝，不「世及」而揖讓，以天下爲公，故孔子盛稱之。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巍巍（音威）是高大，則是效法，

蕩蕩是寬廣，煥是光明。孔子說：「大呀！堯的爲君呢！高大祇有天算大，而堯效法他；廣闊呀，人民無法形容他！極偉大啊，他的事業！極光明啊，他的文化！」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南面而已矣。」

孔子說

：「不待有所作為而治天下的，就是舜啊！有甚麼可作呢？只是恭敬持身而為君而已！」

堯舜的事，已茫昧無考，也許孔子是「託古改制」；然孔子欲垂教於數千百年之後，雖無堯舜猶興，所以禮運明說：「禮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蓋唯恐後人，誤認禮者一成不變，墨守小法，而不得大同之門也。

關於第二段：「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則我們又見於孔子自述的志願中。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顏子與子路侍立於孔子之旁。孔子說：「何不各自說說你們的志向？」子路曰：

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願（音求）是皮衣，敝是壞破，憾是怨恨。子路說：「願以車馬，衣服

，輕暖的皮襖，與朋友共用；雖壞了，破了，也沒有憾恨。」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願伐是誇張，施是顯弄。顏淵說：「願不誇張自己的好

處，不顯示自己的功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

懷之！

「子路說：『願聽聽夫子的志向。』孔子說：『年老的安養之；朋友以誠信待之；年幼的懷愛之。』」（或解作使老者安我；朋友信我；少者懷我。按孔子怨道本是一來一往的，兩解法並無分別！）

凡老皆安，凡少皆懷，卽是不「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而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之志於大同，尙復何疑！關於末一段，「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其道全在「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三語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

顓臾（音專）臾（音魚）是附屬於魯國的小國。魯季氏將要攻伐顓臾，冉有季路見孔子說：『季氏要用兵於顓臾。』

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

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

臣也，何以伐爲。

東蒙是山名，邦域是國境。孔子說：『求！這可說是你的過錯吧！這顓臾，先王封他爲東蒙之主，並且在魯國國境之內，本是臣屬於魯國的一地方，爲甚

麼去伐他呢？』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

冉有說：『是季氏願欲，我們兩個臣，皆不願欲伐他

呢！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

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

於積中，是誰之過與？」周任是古時賢人，陳是施展，列是地位，相是盲人的看護者，兕（音似）是野牛，柙（音匣）是欄，積（音獨）是櫃子。孔子說：「求

！周任有句話說：施陳才力以就其官位，不能盡職，就不作了；危險處還不護持他，跌倒了還不扶起他來，那還何必用他這爲相的呢！且說：你說的話也錯了，老虎和野牛，從柙欄跑出來；龜與玉壞在箱子裏，

看守不小心，是誰的過錯呢？」
冉有曰：今夫顛隄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

子孫憂。」顛固是城郭完固，費是季氏的私縣，冉有說：「現今顛隄城郭完固，而地近於費縣，現在不拿過來，後世一定爲子孫的憂患。」孔子曰：求。君子

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

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寡是少，均

覆。孔子說：「求！君子最疾恨，不問說食欲，而必修飾上些文詞！我孔丘聽說：有國家的，不怕少，就怕不均；不怕貧窮，就怕不相安。因爲均勻了就沒有貧窮的；和睦了就不算人少；相安了，就不會傾覆！」

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蕭牆是裂，析（音西）是散，干戈是兵器，蕭牆是門內的屏牆。「像這樣子，所以遠方的人不服從，則修治文化德教以招來他；既已來了就安撫他。現在仲由與冉求爲他（季氏）的相，遠方不服的人，不能招來；本國分裂離散，而不能保守，還要想用兵於國內！我恐怕季孫氏的憂患，不在顓臾，而即在屏牆之內呢！」

邦分崩離析，猶謀動干戈於邦內，這種內戰的時代，即春秋所謂「據亂世」；再進則爲「升平世」，即所謂「小康」；再進則爲「太平世」，即所謂「大同」；這是春秋之義，關於「時間」上的推進。至關於「空間」，則先是「內其國而外諸夏」；然後「內諸夏而外夷狄」；最後則「天下遠近大小若一」，即是禮運所謂「以天下爲一家，以中國爲一人」矣！

第五篇 模範

第一章 孔子之爲人

論語之中，除了爲人，爲學，爲政的道理，尚有一部份，是記載孔子本身的事。君子「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下則」，並且言行是如一的！我們看了這些記載，足以想見他的人格，而以爲我們的模範！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翻孔子爲人：溫和而莊肅；威嚴而不猛烈；恭敬而又安重。

唯天下至聖，爲能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子夏說的：「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豈不皆是說的孔子嗎？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翻燕居是平日閒居，申申是舒暢，夭夭（音腰）是愉快。孔子平日閒居：容貌極舒暢；顏色極和悅。

「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君子不憂不懼」，所以「申申夭夭」！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音齊）

齊）衰（音催）是喪服，冕裳是朝服，瞽是盲目，作是站起來，趨是快走。孔子看見穿喪服的；穿朝服的；及瞎眼的，見了雖然是年少的，也要站起來；經過他們一定快走。

現在歐洲諸文明國，街上如有發喪出殯的，所有經過的路人，男子皆脫帽示敬，女子則畫十祝福；凡國家有任何典禮，衆人見國旗，聞國歌，即肅然起立；凡見瞽者，跛者，則乘車讓其先登；既上車讓其先坐，這種良好的社會習慣，足以表現一國的文化程度！我們對於鰥寡孤獨廢疾的同類，如何可不表同情？對於代表國體或其典禮的人與物，如何可不表敬意？孔子欲以仁愛恭敬，移風易俗，如何能不如此！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不歌。（音孔子吃飯，而在有喪事者

的旁邊，沒有吃飽過；孔子在這一天的旁，喪哀哭，則不再歌唱作樂。

加！
聖人悲憫惻隱之懷，發於天性，出於至誠，而不能自己；仁愛之博，感情之厚，無以復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了。孔子說：「噫！天傷亡我了！天傷亡我了！」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

而誰爲。顏淵（音痛）是哭的過哀。顏淵死了，孔子哭的甚哀痛，隨從着的人說：「夫子哭的過慟了！」孔子說：「過於悲慟了嗎？不爲這個人悲慟，還爲誰悲慟呢！」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伯牛是孔子弟子，姓冉名耕，牖（音又）是窗戶。伯牛有治不好的病，孔子去看問他，從窗中拿着他的手說：

「喪失了他是命運的不幸啊！這樣的人，竟然有這樣的病啊！這樣的人，竟然有這樣的病啊！」

愛人者人恆愛之，無怪孔子死後，弟子心喪廬墓三年，將歸猶相嚮而哭，皆失聲。

子之所慎：齊、戰、疾。齊（音齋）是齋戒以備祭祀，戰是用兵作戰，疾是生病。孔子之所謹慎的事：是齋戒，作戰及生病。（因爲有重大的禮而齋；既齋何可不敬慎？

戰則關係國家的盛衰存亡，人民的安危生死；疾則關於個人的生命，皆不可不慎。）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雅是常，執是守。孔子所常說的：有詩，書，守禮，這皆是常說的呢！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孔子以四樣事教訓人：文學，修行，忠誠，信實。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是少，與是許，（即是盛稱。）孔子不常談利；盛稱命，盛稱仁。（此節前人皆解與字，為聯合詞。果如此，何不曰：「子罕言利，

命，仁？」竹簡之上，文法極簡，何必多此二與字？試看以前，有「子之所慎：齊戰疾；」「子不語：怪力，亂，神」等等，皆無「與」字以連結之。可見此處「與」字，另有別解。復查孔子言命言仁處極多，何能謂：罕言？更可知此「與」字，應解作「許，」如「吾與點也」之「與」。

孔子自己不掠美，不辭過；對人則揚善而隱惡。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孔子與他人唱歌，若是人唱的好，必使他再唱一遍，然後自己再答和他。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陳是國名，司敗即司寇官，昭公是魯國的君。陳國的司敗官，問魯昭公知禮嗎？

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

黨乎。君取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是孔子的學生，黨是偏袒，吳國名。孔子走了。陳司敗作揖，而對巫馬期說：「我聽說君子不偏私而護同

黨；君子也私黨嗎？魯君娶妻於吳國，是同姓；（禮不娶同姓。）不敢稱吳姬，而稱為吳孟子。君若是還

知禮，誰是不知禮的呢？」**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巫馬期將他的話告訴孔子。

。孔子說：「我孔丘真可喜幸！倘有過錯，人必定知道呢！」

君子雖不私黨，但未嘗不爲國體而諱，況陳司敗泛問知禮與否，未指出何事，孔子何能自己提出以揚人之惡！所謂「觀過知仁」，此之謂乎！寧個人受過，亦不辱國體，不揚人惡，盛德如是，尙爲過嗎？未必是過，而從容認之，不文飾，不强辯，反以爲幸，非聖人其孰能之！

第二章 孔子之爲學

孔子雖有一切的美德，然皆謙遜不肯自居，獨於其所不輕易許人的「好學」一事，居之不疑。然則其爲學的精神，亦可以想見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汝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楚國葉公問子路，孔子是何如人？子路沒有回答。孔子說：「你何不說

：「他這人啊！發憤前進，則忘了吃飯；有了心得，則樂而忘了憂愁，不知老年將要到了呢！」

一般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幼而不學，長而無述焉，何其與孔子相去之遠耶！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說：「再加給我幾年的工夫！我五十歲了，以學

易經，可以沒有大過錯了！」（此節解法甚多，初學無深究必要。）

學問之道無窮。聖人幼而好學，長而弗衰，老而益進。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

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踰（音愈）是越出，矩（音舉）是範圍規矩。孔子說

：「我十五歲就立志求學；三十歲就學問堅定；四十歲就可以無所迷惑；五十歲就知道宇宙人生的真理；六十歲（耳字恐有錯誤）能順真理天命去行事；七十歲（不用有心順天命。）從着自己的心之所欲為，自然能不越出規矩，（而合乎真理。）」

孔子無時不學，無處不學。

子入大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大廟。每事

問。子聞之曰。是禮也。闕大（音泰）廟是魯周公廟，鄒（音鄒）是魯國地名，孔子的家鄉。孔子到太廟裏，每一件事都問問。有人說：「誰說鄒人的兒子知禮呢

？到太廟裏，每事都要問人！」孔子聽得這話說：「這正是禮呢！」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闕孔子在齊國，聽

得舜的韶樂，感想之深，至於三個月不知肉的滋味。他說：「想不到舜作的樂，能作到這樣的好呢！」

精勤如此，所以博學多能，雖是博學多能，而又唯精唯一，是故「巍巍乎其有成功，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達巷是黨名。古時五百家爲一黨。）達巷黨的人說：「偉大

呀！孔夫子！學問無所不通，而沒有一個專名可稱！」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

吾執御矣。（御執是專持，御是趕車，射是射箭。孔子聽了這話，對學生們說：「我專執那一種技藝呢？專門趕車呢？是專門射箭呢？我專門趕車吧！」）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

之將聖，又多能也。（大宰是官名，縱是放任。有一個作太宰官的，問子貢說：「孔夫子是聖人吧！怎麼他才能如是之多呢？」子貢說：「本來是天要使他作聖人；而

他又多有才能呢！」）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

多乎哉。不多也。翻孔子聽了說：「太宰知道我嗎？我少年時貧賤，所以多會一些小事情；君子多能嗎？不必多能呢！」 牢曰：子云吾

不試故藝。翻牢是孔子弟子，姓琴字子開，試是用。琴牢說：「夫子曾說：『我不被用，所以多會些技藝。』」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翻公西華是孔子的學生，姓公西，名赤，字子華，孔子說：「像是聖人仁

人，則我何敢當呢！不過是作一件事不厭煩；教誨人不倦怠，只能以說是這樣就完了！」公西華說：「這正是弟子們所學不到的呢！」

第三章 孔子之爲政

我們徧觀一部論語，絕少關於孔子爲政的記載，使我們不禁想要問一問是爲甚麼？

但這個問題，早已經有人替我們問過了。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

聞有個人對孔子說：「子何以不爲政呢？」

子曰：書云：孝乎惟孝。

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聞孔子說：「書上曾說：孝啊！惟盡孝道，友愛於兄弟

推行於國家；這也是爲政甚麼纔是爲政呢！」

爲政的意義，不就是治國嗎？如有人能修身齊家，而推行教化於國內，不就是爲政嗎？況且政治的基本在人民，我們作一個好的公民，盡了公民的本分，不就是盡了個人的政治責任嗎？

然而以孔子救世的熱心，亦何嘗不願居高位以行大道，「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

民！他不辭勞苦厄難，周遊列國，知其不可而猶爲之，何嘗是要獨善其身呢！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

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音運）是收藏，匱（音渡）是櫃子，賈（音價）是價錢，沽是賣。子貢說：「有塊好玉在這裏，裝在櫃子裏藏起來呢？」

還是得個好價錢賣出呢？」孔子說：「出賣啊！出賣啊！我是等待着有人出價錢來買的呢！」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音基）是一週年。孔子說：「如果有用我爲政的

，到一週年的月分上，就能治理的，到三年就能有成功！」

孔子嘗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他如無真正把握，何能說這樣的大話。只可

惜他竟並期年的機會也未有！其在魯執政，僅僅三月耳！然據史籍所載，魯國竟已大治，

至於路不拾遺，對外則能使強鄰畏服，而收復了汝陽的失地。無奈當時魯國的公室世

家，只知聲色貨利，不知爲國爲民，雖有孔子，而不能長久信任，空遺「魯城之嘆」而已！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歸（音歸）是送禮，女樂是歌舞的女伶，季桓子是魯

國專政的大夫。齊國人送給魯國女樂；（據說是恐孔子爲政而魯窮，故設此計，以阻撓其成功。）季桓子收下了女樂，三天不上朝，治理政事，孔子就走了！

孔子雖去魯，尙望能行道於他處，以償救世之願。有一次到了衛國。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

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

子爲木鐸。○儀是衛境的地名，封人是邊境的官，見（音現）是引見，喪是失位，木鐸（音奪）是木舌的鈴。（古時宣佈教令，則搖此鈴以使人注意。）儀地的封人請見孔子說：「凡君

子到此地，我沒有未見過的。」孔子的隨從，就引他見了。他出來說：「你們諸位，何必憂愁夫子失了位呢！天下之沒有正道很久了；上天將要以夫子爲傳佈教化的木鐸呢！」

但是以當時衛君無道之甚，何足以知聖人！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

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問陳（去聲）是作戰的陣式，俎（音組）豆皆是禮器。衛靈公問戰陣之道於孔子。孔子說：「禮樂俎豆的事，到曾聽說

過；軍旅戰陣的事，沒有學過呢！」第二天就走了！（孔子嘗言：「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生平「慎戰」而「好謀」，並非不知軍旅之事。只是靈公不務治國之本，由此一問，可見其昏愚不足有爲。）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

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陳是國名，絕是斷，與是起，濫（音瀾）是溢越範圍，出於正道。在陳國糧米接濟不上了，隨從的人，都餓病了起不

來。子路惱怒着見孔子說：「君子也有窮困嗎？」孔子說：「君子固守其窮；小人窮了，就要越出範圍了！」

君子雖「造次顛沛」亦不違仁；雖遇困厄危難，亦不憂不懼，因為「自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桓魋（徒雷反）是宋國的司馬，（官名。）他欲害孔子，孔子說：「天生的德行在我身上

，桓魋對我能怎樣呢！」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匡是地名，匡人

誤以孔子爲其所恨的陽虎而圍之，文是文化，茲是此。孔子在匡受困說：「文王既已沒有了，這文化不在我這裏嗎？如天要使此文化滅亡，則我這後文王而死的，何以能得參與這個文化；如天不要使此文化滅亡，則匡人能將我怎麼樣呢！」

孔子欲保存將喪的文化，拯救垂死的生民，個人的困窮患難，本非所計；而反對儒家的學派，竟以此譏笑孔子，真是謬妄已極！貧窮何足爲病，患難何足爲恥！自古聖賢，殺身成人，捨身取義，本來不求富貴利達！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問衛君當時是田公輒，因貪位而拒父，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因讓位而回去國。冉有說：「夫子要幫助衛君嗎？」子貢說：「好！我去問問他！」子貢進去說：「伯夷叔齊是何等人呢？」孔子說：「古時的賢人啊！」子貢說：「（他們捨了祿位）怨悔嗎？」孔子說：「（他們本不求祿位。）求合於仁道，而得於仁道相合，又有甚麼怨悔呢！」子貢出來說：「夫子不助衛君而爲之用呢！」

當時列國的諸侯，昏亂無道，孔子周流四方，見道終不行，於是思歸。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

裁之。匪狂是好高，簡是好大，斐（音匪）是文彩，裁是節正。孔子在陳國說：「回去吧！回去吧！我鄉黨中的學生們：志向過於高大，文理業已成材，而沒有人可爲之裁正折衷呢！」

第四章 孔子之設教

孔子不得爲政，以行其道於當時，乃退而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以圖傳道於後世。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雅頌是正樂，頌是舞樂。孔子說：「我從衛國回到魯國

，然後樂纔修正好了；雅樂頌樂，各得其正當的地位！」

孔子學而不厭，誨人不倦，所以「弟子彌衆，至自遠方，莫不受業焉！」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亦君子之一樂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束修是一細乾肉，（古時人相見，必送一點禮物，束修是最輕最小的禮物。）孔子

說：「自從拿着一束肉的薄禮來求學的，我沒有不教誨的！」

孔子主張「有教無類」，所以不論是貴族子弟，或是匹夫貧兒，只要來學，無不施教；雖有惡人，如果悔改來歸，孔子亦不究其既往。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是鄉名，與是許。互鄉的人，（大概習俗不良。）難以同他講話。有個童子見了孔子；門人弟子怪孔子為何不拒絕他。孔子說：「我是許他這向善而來進見的誠心，並不關他退後之如何，何必絕人太甚呢！有人潔淨了己身來進見，是要嘉許他現在的潔淨誠心；並不能保他既往之善與不善！」

不但拒絕，並且一樣的竭誠教誨他。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夫是鄙陋無知的人，叩是探問，竭是盡。孔子說：「我豈是有智呢？（當時人皆稱孔子為有智。因為他應答如見人的肺肝；教誨正中人的弊病。）我並沒有智！不過雖有個愚陋的人問到我，他心裏空空如也，我仔細的叩問他的本末始終，上下左右的反復問他，而竭盡心力開導他！」

因為如此，所以孔子深知各個學生的性格，而能因材施教。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

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

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路問：「聞義即去行嗎？」）孔子說：「有父兄在着，（須要稟命而行。）如何能聞義即行呢！」再求問：「聞義即去行嗎？」孔子說：「聞義即去行之！」公西華說：「仲由問聞義就去行嗎？夫子說：有父兄在，再求問

聞義即去行嗎？夫子說：聞義即去行！我（赤）不能明白，敢問問夫子！」孔子說：「求的性情退縮，所以使他勇進；由有倍人的勇氣，所以使他稍退。」

我們看本書之中，有很多同問而異答的話，可見因材施教，是孔子的重要方法。我們前已講過：中正是善的標準，過與不及，同是不善，所以須因各人的性格而進退之。

即同此一人，亦有時太驕傲自滿；有時太灰心喪志，所以孔子亦隨時損益之，使之

適中。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

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取材（音宰）是木排的船，材同才（或謂同裁，或謂同哉，或解作木材。）孔子說：「道不能行於中國，我要坐船渡海

；從我同去的，必是仲由啊！」子路聽得這話，甚喜。

孔子說：「由啊！好勇過於我；而沒有甚麼可取材！」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

矣。未入於室也。

瑟（音色）是樂器，子路彈瑟未能善美。孔子說：「由！你彈的這樣瑟，何可在我的門裏彈呢！」衆門人因此不恭敬子路。孔子說：「仲由的學業，譬如

已經到了高堂之上了；僅沒有進入室中而已！」

子曰。衣敝襦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不佞不

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敝是破，襦是破，

絲綿，狐貉（音賀）是有好皮的獸，佞（音秩）是忌恨，求是貪求，臧（音藏）是好。孔子說：「穿着破棉袍，與穿着狐貉皮襖的人並立，而不以為羞恥的，是仲由啊！不忌恨，不貪求，何所用而不好！」子路

終身念這幾句話。孔子說：「這點道理，何足以算好呢！」

我們想像當時孔子對學生們的態度，真是「溫而厲，威而不猛」，學生們也不惱怒，而更敬愛，當時的師生之情，真是如同父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誨是責備勉勵，（或謂使之勞苦勸思。）孔子說：「愛他如何能不訓練他呢！誠

心待他，如何能不教誨他呢！」

孔子欲使人致廣大，盡精微，極高明，所以深惡學生之「晝而不前」或「半途而廢」，他要人層層上進，日新又新，以至於「至善」而後已！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

而好禮者也。

諂諂（音產）是諂媚阿諛。子貢說：「貧窮而不諂媚人；富貴而不驕傲人，怎麼樣呢？」孔子說：「可以了；但尚不如貧窮而自樂，富貴而好禮的呢！」

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磋（七切反）是錘平了，琢（音濁）是刮細了。（切

磋琢磨，皆是製作骨角玉石器皿的工作。）子貢說：「詩經說：如同切正了又磋平了，如同琢細了又磨光了，（精益求精，好上加好。）就是夫子這個說法啊！」

子曰：賜也，始

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顏孔子說：「賜啊！纔可以同他說詩呢！說給他既往的他就知道未來的。」

學生進到一步，就趁此告他更上一步；方纔了悟，卻又鼓勵他！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顏喟（音愧）是歎息的聲音，彌（音迷）是更甚，瞻（音占）是看，循循（音詢）

是一步一步的，誘（音又）是引導，罷是止。卓是獨立之貌。顏淵喟然歎息說：「（夫子之道，）仰望之更覺高而不可及；想鑽進去，更覺堅而不可入；看他在前面，忽然又在後面。（令人不可捉摸。）夫子循循然善於引導人；以文開廣我，以禮節約我，使我欲止而不能，既已竭了我的才力，好像他仍然卓立於前；雖想跟隨他，然而無法追及他呢！」

第五章 孔子之弟子

我們「未得爲孔子徒也」，而能略知孔子之一二，不能不歸功於其弟子！他們傳述孔子的言論，記錄孔子的行事，並且許多的妙理名訓，皆是藉他們之問，而得以發明。所以這些人的性格品質，我們也不可不知！

關於孔門弟子，史籍上所載不多，其詳已無可考。我們現在只是由孔子評論他們的話中，作部份的推想而已！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顏孔子說：「隨從我在陳蔡之間受困的，現在皆不在我的門下了！」德行。

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

學。子游。子夏。。顏以德行見長的，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與仲弓；以言語見長的，有宰我，子貢；以政事見長的，有冉有，季路；以文學見長的，有子游，子夏。

這所謂「四科十哲」，並非全體弟子的分類，所以並不完備。譬如德行之中，卽曾子有子亦未列入，至於政事，則孔門中人才，更不止此。且說：子游雖列文學，於政事亦如

「牛刀割雞，」子貢雖列言語，而「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果是敢果有決斷，達是通達事務，藝是多才多能。季康子問：仲由可以使他任政事嗎？孔子說：「由爲人敢果能斷，於從政有何難呢！」他又說：賜可使從政嗎？孔子說：「賜爲人通達事務，於從政有何難呢！」他又說：求可使從政嗎？孔子說：「求爲人多才多藝，於從政有何難呢！」

孔子並不自誇其弟子，他們各人有長處，孔子何能隱其善，他們不能無短處，所以孔子不逕許其仁！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是魯大夫懿子之子，名懿，賦是兵賦。（軍旅之征。）孟武伯問子路仁嗎？孔子說：「我不知到呢，

「他又問，孔子說：『由啊，千輛兵車的大國，可以使他管理兵賦；不知他的仁如何？』」**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他又問：再求怎樣呢？孔子說：『求啊！有千戶的縣，有百輛兵車的家，可以使

他總管政務；不知他的仁如何？』**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

也。不知其仁也。（他又問：公西赤怎樣呢？孔子說：『赤啊！穿上禮服，束上衣帶，可以使他與賓客言談接洽；不知他的仁如何呢！』

仁是中正完全之德，而人多有所偏弊。

柴也愚。（子羔）是失於愚。（）**參也魯。**（曾子）是失於魯鈍。**師也辟。**（子張）是失於放蕩。**由也**

喭。（音宴）是粗俗，由（子路）是失於粗俗。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顏回）是近於完全了吧！而他常說：顏回是近於完全了吧！而他常

常貧**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貨殖）是買賣貨物，生殖利錢，億是揣測推度，中（去聲）是準確。『賜（子貢）不

受官命，而營商業，他所應度的常常準確。』（子貢甚富有。）

孔門弟子之中，惟顏子最近於完全中正，他的好學爲仁，安貧樂道，處處皆似孔子；或其規模稍小，不如孔子偉大。然亦所謂「具體而微」，無偏無弊，所以孔子愛重之無所不至，嘉許他的話，真是不勝枚舉。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顏孔子說

啊！他的心能三個月不違仁道；其餘的學生則一天一月之間，偶然至於仁而已矣！」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說「音悅」是喜悅。孔子說：「回啊！不是有疑問辯難以助我

進步的，於我所說的話，沒有不喜悅的！
」（這是孔子之自謙，而所以深許顏子。）

不幸顏子短命而死，未能傳孔子之道；其餘的弟子，各得聖人之一體，而各有所偏，起初尚可「折衷於夫子」，孔子既沒，則各執一說，而互相反對矣！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

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鬪交是交友之道，嘉是贊許，矜是憐惜。子夏的學生，問交友之道於子張。子張說：「子夏說甚麼？」他們回答說：「子夏說：可以爲友的，就與之爲友；不可的就拒絕他。」子張說：「這與我所聽得的道理不一樣！君子尊崇有賢德的人，而要包容衆人；嘉許善人，而憐恤那沒有才能的。如果我是大賢呢，則甚麼人不可包容；如果我不好呢，則他人將要拒絕我，怎麼樣能拒絕他人呢！」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

本之則無如之何。洒是灑水，掃是掃地。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學生，作洒掃應對進退的禮儀小節，到是可以；但這是些枝末小事，沒有根本的大用，怎麼辦呢！」

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

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

人乎。區區是類別，誣是誣枉，卒是終。子夏聽得這話說：「噫！言游錯了！君子的道，甚麼先傳於學生？甚麼至後而不倦教？」（登高自卑，行遠自邇，應由淺以入深。）如強譬諸草木之本末，自大

有區別而不相同。君子之道，何能枉譬諸草木呢？只要有始有終，即是聖人啊！

此時去孔子之死未久，而道統已如是分崩！宗派已如是顯著！無怪乎韓非子說：以「後」儒分爲八。戰國之時，異說並起，攻擊儒家者甚多，蓋亦因儒家自身愈分而愈微，愈離而愈偏；孔子之大道，早已埋沒晦沉而不可復見矣！自漢以來，所謂「孔子之徒」，徧於中國，然而一誤再誤，去孔子之道，於日俱遠。而能昌明孔子之眞精神眞面目者，竟無其人！又何怪現今孔教之幾於滅亡呢！

第六章 孔子之毀譽

我們試回想本書的開始。當尙記憶孔子之道，以「恕」爲本。「恕」者，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如此又謂之「仁」。「仁」者，以人類爲一體，不容獨善其身，所以孔子雖安貧樂道，無求於世；然並不避世，厭世，出世，而以積極救世爲己任。世道愈危亂，救之愈急切，所謂「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拯此衆生，」聖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事，即明知事無可爲，亦欲求心之所安；奈當時一般狂人隱士，則多不以爲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

楚是國名，狂是高狂的人，接輿是他的名，鳳是傳說的有德之

鳥，天下有道則出現，天下無道則隱。楚國的狂士接輿，唱着走過孔子說：「鳳啊！鳳啊！何以德行衰敗了！既往已經無法諫正了；（言孔子之本不應現身亂世。）未來的尙可追及！（言尙可從此隱去。）」止住吧！止住吧！現在從事於政治，是很危險啊！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下來，

想同他說話；他跑去躲避了，不得同他說話。」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音居）桀溺是二人名，（大約是託名，或是不

知其名，因其人而造的名。）耦（音偶）是二人並耕，津是渡河之處。

長沮桀溺二人並着耕地，孔子從那裏路過，使子路去問過河的渡口。

長沮曰。夫執輿者

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與是

拿着車轡。（當時子路去問津，所以孔子自己執轡。）長沮說：「執着車轡的是誰？」子路說：「是孔丘。」長沮說：「是魯國的孔丘嗎？」子路說：「是！」長沮說：「他就該知道渡口了！」問

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

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

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翻滔滔（土刀反）是如水的下流，易是改

，耰是止住。子路又問桀溺。桀溺說：「你是誰？」子路說：「是仲由。」桀溺說：「是魯國孔丘的學生嗎？」子路說：「是。」桀溺說：「世道的壞，像水的滔滔下流；天下的人，皆是這樣呢！而誰能改變過

來？且說：你與其隨從躲避壞人的人，何如從躲避亂世的人呢！」說完這話，他仍然種他的地。

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

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

也。（憮，音武）是失意的樣子。子路走回來，以他們說的話告孔子。孔子憮然（借此等人之不明理。）歎息說：「人不能加入鳥獸的羣中，我們不同這人類在一塊，而同誰在一塊呢？天下若是有正道，我

就不用去改

變他了！」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

而爲之者與。（石門是地名，晨門是晨夜守門的人。子路住宿在石門。守門的人說：「你從何處來？」子路說：「從孔家來。」守門的人說：「就是那明知事之作不到，而仍去作

的嗎

？」

當時非議孔子的，除了此等高狂的隱士，尚有一般無知的俗人。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叔孫武叔是魯國的大夫，名州仇，仲尼是孔子的字。叔孫武叔

在朝廷上與衆大夫說：「子貢之賢，過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

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鬻子服景伯是魯大夫名何，仞（音任）是七尺。子服景伯將這話告於子貢。子貢說：「譬如宮室的牆，我（賜）的牆，高不過人肩，能由牆上窺見宅中的美好。夫子的牆，數仞之高。如不得着他的門而進去，看不見宗廟的華美，百官的富足；得着孔子之門的，大約是極少了！夫子（叔孫武叔）這樣說，不也是當然嗎！」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圓毀是毀謗，丘是高土堆，陵是平頂的山，踰是越過。叔孫武叔毀謗仲尼。子貢說：「有甚麼用呢！仲尼不可毀謗了；他人之有賢德的，譬如高崗平陵，尙可以越過；仲尼高如日月，沒有人能越過去。人雖欲毀謗日月，與日月斷絕關係，又與日月有何損傷呢？不過多見其不知自量呢！」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陳子禽對子貢說：「你是謙恭呢！仲尼豈真

是比你
好呢？」

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

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階是梯子，道是引導，綏（音雖）是安撫，動是感動。子貢說：「君子一句話說的得當，人就以爲明智；一句話說的不得當，人就以爲不智，說話不可以不謹慎呢！」深責陳子禽所說的不當。）夫子之高而不可及，如同不能從梯子上到天。夫子如能得國家而治理，真能像所說的，使人民能立身，則人民即能立身；引導人民，人民就從着行；安撫人民，人民就來歸附；感動人民，人民就相和睦。他活着人皆尊崇；他死了人皆哀思，如何可及呢！」

子貢親受孔子之教，身列言語之科，智慧足以知聖人，辯才足以服俗流，其所以尊孔子者，亦已至矣盡矣！我們尙何能（且何須）再贊一詞！



#10

311141

13763